



01108

皇明館課標奇卷之八

大學士 洪陽張先生

太史公 喜聞劉先生

議類

西鎮善後事宜議

焦竑

西鎮醜虜陸梁為禍已甚頃雖少退猶盤桓內

地而邊臣泄泄然以出境自幸何其憊也意所

以刷

國耻快人心者非選將用兵大駭除之莫可而籌

邊者以火酋內訌必擒酋烏合而後成擒酋西

館課標奇

八卷

富春堂

以積弛之久非振刷烏乎可

牧必衆酋獸居而後動故欵衆酋以渙擒酋之

黨寬擒酋以斷火酋之援此其施為甚有序而

為慮甚詳也顧博綜夷情詳核始末則今日之

可憂不在西夷而在東鎮

朝廷之防禦不在火酋而在克力何者匈奴黠桀

種類乖殊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自啗啖欵關以

來請建寺則許之建寺請掠番則許之掠番彼

之為謀甚狡而我乃甘墮其術中而不顧遂令

遺種于茲則邊臣誤國也昔趙充國徙先零于

內地馬援遷煎當于三輔識者猶謂居封內之

庸之驕縱自我至之譚及邊臣猶有余恨

比今不謂  
其處未艾

地無障塞之隔收散楚之積掩不備之人為禍  
滋蔓暴害不測况智不及馬趙而掩首桀猾非  
先零足當之比竟不思塞潰堤于蟻漏截蔓草  
于萌芽何為也哉譚欵市之功者謂累世桀鷲  
之虜一旦欵閑稱外藩不但唐宋即漢以前未  
有也第夷狄之性固則卑順強則驕逆非可以  
禮義忠信誨懷服也今且明目張胆蹂躪我疆  
域度劉我蒸黎擄掠我畜產直助火酋之敵而  
論言不復與

天朝通矣我猶唯々然奉之唯謹欲擄掠聽其擄

館課標奇

〇八卷

二

富春堂

以欵應戰  
愈長其釐

掠欲欵市又聽其欵市始也虜以欵愚我而我  
以欵自愚固也今虜以戰至而我猶以欵應是  
何異開門延敵而助之功哉方羽書狎至有為  
大同搗巢之議者斯時也在東鎮牽其內顧而  
在西鎮擊其情歸宜可以一得志當事者輒曰  
一首未殄而衆酋合一鎮不牢而七鎮搖久羸  
之士馬何以當之告匱之司農何以應之且

陵寢

神京相為窳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莫若勦火酋  
以示之創耳殊不知建寺掠菴中國已許而不

虜情巨測  
能保其無  
後患哉

稽削弱之  
漢以例  
今則尚可  
為多矣

以夷攻夷  
萬全之算

問則狡免之三窟已成。虜以犬羊之性。豁望之  
欲寧能禁其不復至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  
出入邊地。言語相習。嗜欲日生。自今以往。恐其  
為患不獨火酋而已。嘗思漢武帝得一張騫。開  
西郡以斷匈奴右臂。厥後襲其威靈者二百年。  
桓靈之世人不知兵。段熲者將義從降羌。萬二  
千人。國用不足。勅中藏府調金錢米物增助軍  
資。竟成谷靜山空之功。今之西郡。即漢之所開。  
四郡。而張騫段熲成功之所也。桓靈削弱。尚能  
大創夷狄。為稽古者所快。况以全盛之天下。謀

館課標奇

八卷

三

富春堂

臣如雲。甲士如虎。反出其下。豈有自四鎮來者  
言諸番苦虜憤。然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皆可  
撫而用也。而瓦剌乃其深仇。又可招為一臂之  
助。二者合。獨不可當。漢義從降羌乎。此晁錯所  
言。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且選將募兵。最  
名急務。而諸司薦贖。乃局于身格之貴賤。經歷  
之南北。則衛青人奴。淮陰虜蕭樊英。越東南  
之產。皆為時所擯。而不收謀國如此。將焉用之。  
聞邊陲習虜寔。饒勇力。曩室家畜產。歲為虜得  
亦何奮力而與之戰者。亦有戰勝而奪所。酋以

乘其怠奮而用之此自勢而利道之何對建功

杜掠蕭絕此伊極為有見

以成虜之跳梁當懲邊臣當裁

歸者邊臣情存苟安與虜外市名之開募也而累筭至死此輩懼懦容頭過身挫我之勇氣增虜之驕心罪不容于誅矣人情乘其奮激而思騁也則可用乘其賤貧而思奮也則可用乃取士必以貴胄練兵不于土著愚誠未知其可也為今之計誘虜東歸先携其黨取火首首竿之藁街而又盡馘其餘令二川之間無復餘孽夫然杜掠番以壯我之藩屏絕迎佛以塞彼之狡謀七鎮諸戎一意謝絕赫然下明詔示邊臣令其無媚虜而媚

館課標奇

八卷

四

富春書堂

朝廷無飽虜而飽戰士無保官爵而保首領此在我一振刷間耳漢人言欲立威者始于折膠故虜之跳梁非一大治不能創也而成虜之跳梁在邊臣非一大治尤不能創者儻矚踵係欺玩日聞猶復迴遑疑慮牽姑息之弱情忘經國之遠略未至之禍有不知所終者此所以江統疲心于肘腋幸有浩嘆于伊川也吁可畏哉

評 大治絕歎善後遠圖

起手處便  
有含蓄

寧鎮討逆叙功請慎加封爵議 翁正春  
蓋聞賢聖之君不以賞私其臣能當者處之不  
以爵徇其下功高者授之故論功行賞者法之  
常也爵不濫加者國之紀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憫踐元而土者為腥土臣元而人者  
為行禽也于是提三尺劍以與群雄角乘勝而  
北之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光海嶽莫而  
盤盂民人復而冠履一時貔貅之臣如徐中山  
常開平尚矣其餘自湯和沐英以下亦皆計百  
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劉青田以非軍功不世

館課標奇

八卷

五

圖書堂

以青田之  
功直待身  
後而論始  
定矣可濫  
加封爵哉

後雖世乎亦在青田身後而論始定耳非與諸  
臣同日而受封者也乃若靖難諸臣功未嘗不  
偉然說者議其濫矣麓川安化之役爵賞充濫  
矣奪門復辟之爵賞抑又濫矣夫以高皇帝之  
慎若此后世之濫若彼非所以為勸也近者寧  
夏之變議者謂九塞安危關係不淺豈知據城  
以叛者特哮氏父子耳聲言犯關震動霄旻至  
勤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費國家財賦以百萬  
計謀夫孔多群策畢舉僅乃克勝之一時臣子  
詎宜厚自矜誦以多取數于朝廷哉然而爵賞

以國家全  
盛之勢而  
歷區區之  
廷賊當事  
者豈宜厚

自矜詡以  
多取類于  
朝廷哉議  
甚剴切

者人主摩世利鈍之大柄也賞不必則信不立  
信不立則士不激事于何濟國于何賴故太史  
公曰壯士先登陷陣却敵犯霜露蹈白刃走死  
地如鶩者其實為重賞耳今茲之役無已則叙  
遏敵之功乎方其一鼓而下河西七十餘堡勢  
且烈焰燎原吾不掎其前不搃其後遽嬰攻城  
自保自保而後賊可蓋也謂宜賞賚而進之秩  
無已則叙退虜之功乎賊急勾虜為援吾剪其  
羽翼使之外絕而勢窮勢窮而後賊可蓋也謂  
宜賞賚而進之秩無已則叙間賊之功乎攻守

報功之典  
若此不為  
不厚寧毋  
庸再加者

之形既殊俯仰之勢又甚懸絕日殺士卒無以  
為也若不一除其心腹何以使之內訌故曰功  
在間也謂宜賞賚而進之秩無已則叙滅賊之  
功乎藉令大城既獻劉許既誅而哮賊以延得  
無養席遺患哉而片紙密授櫛本遂除故曰功  
在滅也謂宜賞賚而進之秩然而金帛予矣品  
秩進矣朝廷之處分已定矣外此萬萬無庸再  
加者加則濫封爵之典謂國體何議者謂賊之  
未平也朝廷曾懸伯爵以待有功今事定功成  
曷急封爵以成其信不知朝廷所謂伯爵者賞

不執經  
之諒以全  
朝廷之信  
恩深哉  
處之當也

首功也。所謂爵一人而千萬人喜也。今策無獨  
伸功無獨任。是諸臣合併之能耳。與其重賞一  
人。其典偏以私。孰若稍節之。使其惠公且普乎。  
是朝廷之信猶在也。安得執經之諒以病蕩。  
蕩平平之典耶。且予以為不宜封爵者。非徒不  
封爵之而已也。蓋有待焉。昔宋祖命曹彬下江  
南。親以使相許之。迨其功成。弟與之錢數十萬。  
縉而已。斯豈宋祖之吝使相而輕約信哉。以大  
盜未剪而封爵之典。所宜斤斤惜也。今倭奴陸  
梁魚肉我海藩而當事者。率餽敗為功。若以區

區寧憂遽加封爵。則東征將帥不生覬心。必生  
驕心。不惟破賊無期。倖而功成。其勞更什一于  
寧憂者。愚不知何以待之也。養鷹者獲一雉。飼  
一雀。獲一兔。飼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擣擊其勢。  
無以得食。不然是飽之而求其擣擊也。不能得  
矣。且國家何患于賞之不重。恐其賞重而不繼。  
耳。衛人多畜牲。狸者為能其捕鼠也。鼠盡無  
所食而嗥。乃日市肉啖之。后雖見鼠不捕。日嗥  
主人以求肉也。異日賞重而不繼。得無類是乎。  
且是役也。上之既不得以擬戡定之功。次之不

親切



即三事以  
立議足以  
離當事臣  
工之心

得。以。擬。麓。川。安。化。之。功。又。次。之。不。得。以。擬。奪。門。  
復。辟。之。功。柰。何。希。心。封。爵。而。求。多。于。上。之。馭。我。  
薄。耶。夫。人。臣。任。事。與。議。事。惟。其。有。利。于。國。家。與。  
否。耳。心。當。封。爵。而。后。戮。力。以。勤。王。事。非。忠。也。心。  
懷。忌。妬。而。操。文。法。以。蔑。邊。功。亦。非。忠。也。予。竊。謂。  
寧。夏。討。逆。諸。臣。功。次。宜。覈。陞。賞。宜。加。封。爵。宜。惜。  
是在廟堂之上。慎之而已。區區末誼。奚裨焉。  
評 合併成功持論甚正

加封爵誼尾

寧鎮討逆叙功請慎加封爵議 史繼偕

往西陲弗飭卒譁于伍憑堅城不下羽書狎至  
天子矚然西顧徵兵遣將懸賞格以示之僅乃一  
克于時論功莫不謂勸宜從厚又莫不謂賞宜  
從予矯首頓足仰冀洪恩而愚獨以為有遺議  
也夫哮氏狂虜而劉許么豎耳非必有絕異之  
姿累葉之藉若宋元昊之世為中國難也失在  
不蚤撫定而浸以蔓延萌蘖不絕遂用斧柯賞  
格之懸初亦稍濫矣上穹厭禍迄臻蕩平然而  
師歷三時費殫內帑且舉二百年雄鎮三十萬

詞備而議  
捷

生靈與釜魚易一旦之命得寸失尋而重相矜  
誦仁人之所不敢出也姑置勿論即論今所為  
功亦國家之不樂者矣何者古之用兵者總帥  
握其綱而恭佐分其紀謀臣效其畧而武夫奮  
其威若身使臂、使指轉相屬而為用也故指  
之持也非指之力臂也臂之運也非臂之能身  
也身之制也非身之主心也故攻必有所自登  
也陷必有所自入也訊必有所自執也醜必有自  
獲也方略必有所自授也此可以知功已偏師  
裨將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戎自不得與

誤三事以  
喻今日酷  
似酷似

制帥並論此可以第功已而今也制府再更籌  
謀幾易此與彼相犄內與外互恭譬如用藥者  
朝試一方夕試一方最後廼投之天雄烏喙之  
劑而幾其一中即幸而中然而非前莫也如舉  
棋者旁則操之左右叟之衆言輒施而異一售  
即幸而售然而非定畫也如捕虎者始遂以一  
人焉繼遂以一人焉追虎負隅姑俟其救而乃  
競取之即幸而取然而非絕力也故謂功在後  
人則經始任勞何必前人之邊不迫謂功在遺  
將則分地戮力何必諸鎮之盡無能總之元濟

館課標奇

八卷

十

富春堂

之擒未聞李愬之潛登蘇茂之誅非由張步之  
斬獻舉以律諸賞格舛矣柰之何責償于朝廷  
也

即前事以  
定賞格何  
等妥帖

憲廟中滿四作虬據石城敗毛忠勢且連北虜以  
撼閩陝也當時請發禁軍定賞格而彭文憲不  
為動卒用項忠坐困之策而滿四禽功成行賞  
文不過右都武不過左督上無濫施而下無觖  
望此西師之成案也論滿四之蓄謀豈下劉峙  
論石城之峻嶮豈讓朔方而禁旅不煩罪人授  
首固已事半功倍矣猶不聞疏爵之封分茅

之典柰之何獨求多于今日其以貽誚績貂而  
啓濫溢也然則謂西功可盡廢乎曰胡可廢也  
孤壘抗虜誓決捐軀忠勇尚已張亮堡之戰不  
遺餘力盖間世一事焉若總制大臣三軍司命  
凡將之功皆其功正不當以一籌一戰論也說  
者或計庸于誅逆推績于灌城噫大慙之無生  
理三尺能知之借資河伯此謂以金注也姑略  
焉可耳權諸難易輕重而酬之擢其秩延其嗣  
餘則優以金帛處之善者也

評 不激不隨足折群議

處置  
甚當

寧鎮討逆叙功請慎加封爵議 李騰芳

功伐者人臣之所有也人臣出萬死不顧一死之計以求成功功成以易人主之富貴人主足以富貴易其死命當其有時也人主招之曰爾來爾為我成其功有某功者償其爵既而驗其功而難其爵天下之人見其嚮也如此之急而今也如此之難也則曰人主欺我夫戰死功也人主所以奪天下之生而予之以死若獨有富貴耳富貴之說不信於天下則死生之說將出而勝之死生之說勝而人主之權去矣然則

一發手就  
以慎始立  
意

館課標奇

八卷

十一

富春堂

形處與之  
難而首揭  
八端詳細  
殆盡

今日為慎加西爵之議非乎曰非也是乎曰亦是也夫人主操富貴之權以號天下言脫於口即為無窮然以之與人易而處所與則難與之中則恩當而見重與之失則分溢而見輕與之薄則割而少之與之狃則泛而昵之獨與則難其人廣推則易其典與之無等則多嗜而需不已與之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故夫與非難也處與難也今日之與其當叙者有三而其當議者亦有三方賊之始變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餘堡綿七炎七為場弗摧平虜之守屹乎如

山而後角之犄之使之不得越靈武一步是誰力也則當叙邊賊之功賊以利啗虜虜以賊自啗賊恃虜因賊虜與賊合則殺勢必背腹受敵而賊且得夾溝以膠我以故虜退而後我安受其燼賊無有命矣則當叙退虜之功姑晝堤以南而分守之攻堅則我瑕擊主則我客天舍其衷我間得入自相嗜殺而後擊之迺可捫也則當叙用間之功然叙邊賊是夫人臣為

天子捍一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進而死賊退而死法等死耳飲血以誓士嬰城以拒敵此自臣

一有當叙  
又有三當  
議此封爵  
之當慎也

分安所矜功叙退虜似矣張亮堡之役我介馬而馳之犯其中堅殺師幾覆幸而兩拒繼合乃逸虜商是時虜意未肯與我絕耳使者旁午舌故耳聾以惟幸其不來安所言功叙用間是已當賊之始事也實藉手乃者以為名事之不捷以為可以謝我此自賊愚何與於間且是數者謀非一人事出多手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吾未見肘後之印因當付之誰與

朝廷舉事磊落落何吝何嫌向已許之今以斬之允以求當焉而已昔曹彬下江南藝祖既許以

慎始之譚  
實中肯綮

使相而卒也。酬之金帛。唐肅宗播遷之後。爵賞  
濫行。至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嗚呼。孰謂夫與  
者之為得。而慎者之為非哉。然愚竊尤有異於  
此。夫終而慎之。孰若始而慎之也。慎之於今。而  
使

國家無濫加之典。孰若慎之於始。而使  
朝廷無失信之名也。往者賊本野心。乘勢煽禍。為  
謀雖惡。然以天下全盛之勢。臨之。其名號舉動。  
固未足以惑人。即手殺一二大臣。其威力斷不  
足以遂得一方之心。而制其死命。勢不濫不悖。

命謀標奇

此見賊勢  
易清見成  
功不甚難

八卷

十四

富春堂

一城以自守。朝出城而暮非其有矣。兵聚食竭。  
師暴變生。此所謂釜中魚耳。固自與唐之祿山  
宋之元昊不等。而當時中外洶。纔一聞變。遂  
為奪魄。至守者惶。于閨中謀者。岌。於畿輔  
日夜持箸而笑拊髀。而歎恨未有能當其鋒者。  
若苟有之大者。公小者。侯伯於何有。迺。今日  
功成。而后議慎。惜哉。昔曾子之妻出市。其子壺  
之。而啼。母曰。無歸。為爾殺。屍其妻。歸。曾子捕。屍  
殺之。曰。戲也。噫。吾未見  
國家之不以爵戲也。今倭比不遠。曩者倉皇不減。

取喻甚切  
又以優事  
權之甚當

於賊幸平壤一戰人心始定不然吾又未見夫  
國家之不以倭戲也。

楊繼禮

評文詞慨議詳渾然公正以才數惟武功最宜  
慎武功之陞賞其非亦以才數惟世襲最宜慎  
世襲之爵級自鎮撫以至公侯其等亦以才數  
惟公侯伯最宜慎蓋封爵至寧鎮討逆尾子  
真王義士將于朱邸休戚同于

國家盟誓指于卷羅羅、手金書鐵券列爵佩王

宋之元昊若等而當時中外均已繞一阻變遂  
為奪魄至守者惶惶于閨中謀者文文於畿輔  
日夜持箸而箸拊牌而歎恨車離情與風鋒者  
若苟有之大者公亦者侯伯於何有延至今日  
功成而后該慎惜故昔魯子之妻出市其子牽  
犢隨鄰藉藉戰慄公五疑其妻歸魯子捕虎  
圍索之不以對爐少不見

謝某相  
以復中

共相幸平壤一燭入心故爽不熱吾又未見夫



寧夏討逆叙功請慎加封爵議

三月下旬課

楊繼禮

朝廷報功之典陞賞之苛以十數惟武功最宜慎武功之陞賞其苛亦以十數惟世襲最宜慎世襲之爵級自鎮撫以至公侯其苛亦以十數惟公侯伯最宜慎蓋封爵至公侯伯名位亞于真王茅土埒于朱邱休戚同于

國家盟誓指乎帶礪煌々乎金書鐵券列鼎佩玉子子世世食報勿絕苟非討逆定難之功終始拮据總收其成者烏能當此乎是以我

館課標奇

〇八卷

十六

富春堂

朝封爵之典自

太祖開基

成祖定難以後其以武功封者惟靖遠威寧新建

三伯若石城平滿四之功則項忠僅轉右都世

襲錦衣千戶寧夏平安化之功則仇鉞以叅將

封伯而總督楊一清亦止于陞詹近日遼左兩

捷則李成梁晉爵為伯然亦不世襲也其他如

徐有貞石亨許泰江彬陶仲文之封旋予旋奪

與夫椒禁之恩澤大璫之弟姪時有冒濫始末

嘗不赫々後稍芟夷衰微也然則封爵之加可

鑒前事之得失以立議有是哉

此提懸  
賞在前顯  
見失信于  
後

不慎扒寧夏之變以戍卒降胡敢于戕帥據城  
勾虜掠地至合七鎮之兵捐百萬之餉攻城再  
潰大帥而易邊巡七月僅而克之如一敵國然  
試與麓川江藩石城諸功比長絜短則劉哮之  
罪不薄于鐔濠也着宰諸首之連結不下于緬  
夷威寧海子之虜也破虜俘馘之功不小于三  
王以下諸人也且

詔旨明懸通侯之賞今劉許哮業已被誅首惡哮  
承恩親縛闕下雖曰

祖宗威靈

歸課標奇

八卷

十七

富春堂

主上神武人心內變適會其逢然不可謂非行間  
文武戮力之所致也即加以封爵夫誰曰不宜  
而臣以為當慎者何也則以王驥王越王守仁  
皆一人終始其事而封仇越李成梁皆獨收全  
勝而封而李之伯僅止一身項忠楊一清始皆  
議封爵而卒以陞廢不封今日之事欲封總督  
則魏既被逮葉又始事欲封大帥則蕭堅城守  
李摧強虜獨封之而不可各封之而不能柰之  
何其不慎也慎之何如臣則以為叛逆諸賊既  
為非常之變則在事諸臣宜受非常之恩督府

此等處之既無濫加之典又無英信之名議之善者也

之更昂既有總轄諸將之權則蕩平之首功宜歸于制府提衡之地即以為始事之辛勤不允褫職受成之世封似覺汗顏則請權衡功罪先復舊督臣之官覈改成功褒崇新督臣之績照李成梁例封之流伯不與世襲撫臣監軍及蕭李二大帥重加恩廕其餘將吏准照優叙如此則既不失朝廷懸令之初意又不濫國家帶礪之世封即臣子不敢居功而陛下之所以優待功臣鼓舞豪傑者庶幾得其中

館謀博奇

卷八

十八

富春堂

復以前事結之追心之議也

矣不然以今日衆建之功上等于王驥諸人獨收之功則濫以今日討逆之功僅同于石城除土達之功則薄濫則他日不無徐有貞石身之追論薄則功臣歛望不免曰有功如此獨柰何不得比于江彬許泰陶仲文諸人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評 援昔證今意蓄辭婉

遼左經略倭寇事宜議

沈 淮

頃禦倭之說紛、公車戰與守互執、議與任相持、未有攸底

皇上赫然震怒、罷廷議、嚴特遣委任責成、既已有所專屬矣、小臣不佞、敢操僉譽之說、而于肉食之謀、抑觀今之所慮、有出于不足慮、而所恃有幾于不可恃者、不任童子之恤、敢紆愚、而效末議、可乎、臣以為倭不足慮、在禦倭者爾、臣料倭有三策、而其勢皆不能出此、不足為吾患、患在吾所恃以禦倭者有二、而皆有所不可知、

倭不足慮  
慮在禦之  
無策一篇  
六旨

館課標

八卷

十九

富春堂

料倭三策  
之目

不可知、則亦未有必勝之策、此臣所為可慮也、夫臣所料倭之三策者、何也、曰、長駢爭利、深入而疾、為閉也、不然、從容歲月、收朝鮮、而用其全也、又不然、浮沉巨浸、倏忽往來、牽我于北、而疾發于東南、是未可知也、夫使倭能驟而長駢、誠難與爭鋒、然而臣料倭之不能倭之習于北、不若其習于南也、彼有鄉導、此無鄉導、彼有所利、舟楫、此不利、舟楫、彼餘糧、樓畝、隨地可就、食而不旋踵、之計、是自入絕地、倭必不為、且千里揚

料理  
精確

料倭  
一策

帆而致命彈丸之鄉此所謂背水法也法用背水可急不可緩背水而用緩是不能急也非惟不能急是不能來也非惟不能來是不能還也此臣以一策倭知其必不能出此也夫使倭能收朝鮮而用其全誠不可為衆而臣又料倭之不能夫朝鮮所以介居華夷之中能自為國千百年而不變者何也以其孤懸綴于海濱也以我臨之則阻江以倭臨之則阻海海之與江廣狹險易可知也遙控則形難必得就而收其聚就而收其聚則又重棄其舊雜處則情疑必

詔課標音

〇八卷

二十

富春堂

料倭  
二策

從而悉駭之從而悉駭之則又不可勝駭且有所致死夫以狼顧之倭駭與為致死之衆而欲左右之其以棄疾于彼不可知而烏能以用其全此臣以再策倭知其又不能出此也夫使倭能綴我于北而疾廢于東南誠亦不可謂非計而臣又料倭之不能倭乘風破浪而來志同狡賊氣亦剽輕此其勢不厚遲不歸即遲而弗獲矣不知難不歸即知難矣不得風平亦不能歸此其垂橐倒戈反顧巢穴無餘力矣息而休耳豈能有所蹂躪若朝鮮壓境之師不能得要

領而又能厚集海南異軍特起則如有天下之規乎。最爾島夷固可以莫數譬喻見也。此臣以三策、倭知其又不能出此也。且夫以六十六島之餘勝加朝鮮。此倭力之所至也。而欲以朝鮮之餘勝加我。此非倭力之所至也。有朝鮮而與我為難。此事之不可知者也不能有朝鮮而亦欲與我為難。此事之可知者也。夫彼有三不能出之策。師久力見事已可知而我猶不能堅決與之、術何也。則備敗之念多而制勝之術疎也。凡兵之道急則能持之故足以殺其勢緩

則能撓之故足以破其計。彼急而我亦張皇則其處不堅。彼緩而我猶疑慮則其發不衝。且今所章、為形聲于兩敵間者。獨有調遣征西將吏及新募南北軍分隸二裨將聽經略策應耳。然臣之所慮正恐征西之勝氣未必可藉。新募之兵未必可用。凡勝兵之所可藉者藉其氣智。效而將能謀力。效而士敢死以能謀之將用敢死之士當其齟齬勃然之衝。故其鋒足冲突而銳氣倍頌。征西諸受事者臣未見其智與力也。假息游魂遷延累月。幸其自潰。輒欲分功未嘗

巧禦後  
之人不可  
必勝者一

出一奇未嘗效一矢虜交將窘則束手坐視賊窮城破乃攘臂先登退有擇便之規進有取分之心非獨士卒主將亦然非獨介冑謀臣亦然若非賊豎獷愚窮兇天殛安見有決命之功尅期之勝况倭奴變詐勢復憑陵豈若嬰城之賊計不出一甕之外者哉夫情愉者緩士之謀揶揄者來奸之府竊恐旗鼓不靈圖得行之若以征西節制行于遼左臣未見其可恃臣觀古之名將多用市人而決戰然甯人所以可戰者以其一呼而至本無計畫未狎將政亦無猜疑而

其將又未有貴倨之勢但法令嚴明則足以束其伍而用其命令之幕府厲威稜以見其將歸其營亦復厲威稜以見其部下召募之命一出文移知會動經數月上下行勘積日累旬里甲報名既有刁擾之虞州郡申詳復有賠費之苦聞諸道路所在騷然臣恐願者不必來者則已悔心于始似此兵情度其將法循而撫之教訓而服習之尤須年歲之久而况欲用之目前決一旦之命哉斷生斷死不可知而欲恃此

所恃禦倭  
之策不可  
必勝者二

屬以為長城。臣又未見其可恃。夫處而不可恃  
之勢。而又有史儒之敗懲其前。而不見倭之  
情。寔輒以三策。疑倭乃蓄縮。而不敢言戰。議者  
遂倡守之一言。夫皇、封疆、堅邊、斥堠、何時、非  
守。其以伺倭、犯朝鮮、非敢及我。何倣而守。且  
海濱曠野。在處可登。亦何地而守。即欲言守。王  
者之守。乃在四夷耳。棄朝鮮不顧。墮名喪實。而  
窘步于營壘之間。可謂守乎。可謂計乎。臣以為  
倭可勝也。及今之地。及今之時。何謂地。夫以我  
為戰地。不若以海為戰地。以海為戰地。不若以

知戰之地  
知戰之日  
則可千里  
而會戰豈  
無據哉

朝鮮為戰地。以我為戰地。情急以海為戰地。形  
危。若以朝鮮為戰地。內無焚劫略堡之虞。而外  
無風波振撼之險。而又有擊強扶弱之名。故曰  
及今之地。何謂時。彼能來而不能去。此其時。能  
緩而不能急。此其時。能攻朝鮮而不能有。此其  
時。失此三時者。去則飽欲。而思再逞。急則驚悍  
而難禦。有朝鮮則彼倍而我寒。彼退而我勞。故  
曰及今之時。識地知時。自可以戰。嚴兵固圉。非  
必待陣一智。可以當百勇。誠得其人。假之精兵  
三萬足矣。談笑于疆場之內。而衝決于瀚海之



外禦敵于千里之外而措威于百年之後又豈  
必竊然畏前畏後議刀議兵較量于尺寸矢  
石間哉倭奴情形大槩如此金城方略未可明  
言臣聞失此機會至于不得不議守乃重為倭  
奴觀笑謹議

評 識地知時可稱長策

節課標奇

八卷

廿四

富春堂



言耳聞夫此機會至于不計不藉中已重為對  
必簡以然勇備身錄籍以歸共輝量于尺寸矢  
校樂編于千里上探而部處于百羊之對又豈

遼左經畧倭寇事宜議

劉生中

權利害之  
勢較著

愚竊異今之議倭備者不深察於利害之分而猥以目前自徇也夫利害者通天下之大勢而總計之乃真利害也是故天下無事則明擇其有利無害者行之次則其利多害少者行之若不幸而多事則與其即小利毋寧避大害何者勢固乃爾也請先言倭情夫倭之破朝鮮而入王京入平壤也人以為倭之得氣而愚以為非也夫倭之入王京平壤也非倭之得已也倭之成師而出舳艫千里壘壘然相望也其始謀必曰吾挾此以臨朝鮮朝

館諒標奇

八卷

廿五

富春堂

料倭之志  
洞晰

鮮必惧而以身下我我從其君而劫其衆以為顏行因之以間諜我起乎平壤而觸遼陽旬日而莫不盡繇我離登萊而觸天津數月而餉道絕是我一舉不數月而滿意中原也何有於朝鮮又況朝鮮必吾有也此倭志也不謂其指王京而王逸乃不得已而入王京指平壤而王又逸乃又不得已而入平壤夫王京平壤之入此大非倭之得已也故愚以為策倭情於今歲則欲來而不得策倭情於來歲則能來而不欲何以明其然也倭誠以今歲來可以掩我之無備而不能無虞於朝鮮若棄

以能夾款  
來規倭勢  
之有餘不  
足可謂倭  
在吾目中  
者

朝鮮而趣與我爭利於登萊是捐垂成之功也倭必不為也若倍朝鮮道義州而以與我決勝於山海之外倭又不敢此以明其欲來而不得也其既已下朝鮮而有之則勢又不得不和其民而輯其衆夫和輯新附之衆決非期月之可望此以知其能來而不款也夫款來而不能是倭之勢出於不足也能來而不款是倭之勢出於有餘也備倭者將乘其不足而計之乎將俟其有餘而計之乎此兩策者相去遠矣而今之議者乃曰未見寇而越國以勤人則路窘之道也傾國中之貲以贍一隅

則中虛之計也戰而勝莫繼不勝國以決裂隨其後則孤注之策也况夫齎送則內騷撤守則外伺是皆有不可勝諱者孰與夫厚戒箴國以備之於我未病寇不為害其功多於與朝鮮共為命而與強倭爭之患夫此數者愚非謂議者之不長慮也然而勢不可也夫今之策倭患期於免而已誠令今不出兵而負一水以自固豈能令倭絕不為中國患則不出兵也試借前箸籌之今朝鮮以一孤城奉一孱主內無厚勢外交強倭之兵以為不亡乎朝鮮亡倭介河而與我處能愛我而事攻乎朝

破時以毫  
先透漏

鮮日夜望救而我委之能不怨乎怨而更折入於  
倭能不以死對乎倭負數萬之衆加以朝鮮之全  
因之以行其凶怒我備御之卒几何能禁勿闌入  
乎即亟入收保櫻孤堞以自扞也能必不破乎破  
即倭不長驅乎即長驅而我能不南徵與東徵廣  
相與備一夕之衝乎當此之時第未知亦曰是路  
窘之道也是中虛之計也是孤注之策與不可勝  
諱之變也姑且勿為乎夫鈞之不免也今則諱其  
名而不居後則居其實而不辭今猶可為也而不  
為後歎有為也而將不及為愚未睹其善擇也夫

龍標奇

八卷

十七

富春堂

以援為守  
細陳八列

以守為守未有能守者也孫子曰守不足攻有餘  
蓋守則無所不備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故善攻  
者以守為攻而善守者以攻為守夫今而欲為守  
計其要在大舉兵以援朝鮮而已援朝鮮之利有  
八可以先事而奪倭氣可以市德於朝鮮而使為  
我死可以堅朝鮮諸道之守使不陷可以激朝鮮  
恢復之兵而為我嚮應可以因糧於朝鮮而我鮮  
所費可以使我民絕慮亡遷死敵不還踵可以使  
倭計詘而自困可以使倭失其技而莫為歸夫倭  
故素易我夸為謾語以撼朝鮮曰中國無能為若

一利先事  
而奪倭氣

二利市德  
于朝鮮

三利望朝  
鮮諸道之  
于使不歸

四利激義  
兵之響應

五利因報  
而解所費

館課標奇

卷八

廿八

富春堂

庇今動數萬之衆踰稱十萬鼓行而前倭且出於  
 不慮夫衆人而出於不慮人未有不計室而氣沮  
 也故曰可以先事而奪倭氣夫人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今朝鮮震蕩播越亡在旦夕而我憚征  
 繕以急朝鮮朝鮮之德我也深於骨髓則夫能致  
 死與朝鮮致死雖倍倭可也故曰可以市德於朝  
 鮮而使為我炮夫倭雖有朝鮮衆之不與者半第  
 無若其國之破敗孤特寡與何是用二心於守今  
 誠大舉兵彼皆倚以為原將同其力致其死以無  
 失守器以猜於其主故曰可以堅朝鮮諸道之守  
 使不陷朝鮮故所稱禮義國也今其王未有失德  
 而逐於倭其衆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慮莫不有  
 聞志故雖國破君奔而勤王之旅其在廢吏下士  
 下而至於緇黃之流往往而是今夫兵一出倭必  
 收集零卒聚族而禦我而其民因得以其間揭竿  
 斬木共起而亡倭故曰可以激義兵之響應我以  
 朝鮮故出兵朝鮮其東道主也行李之困乏不待  
 不共而我因是省輸將之煩故曰可以因糧而解  
 所費凡兵自戰其地各顧其家莫有聞志今挈其  
 師而頓之朝鮮前之則炮敵退之則死法等死耳

六利使我  
民絕慮亡  
遷

七利使倭  
計誑而自  
困

胡不惟敵之求使倭無百利百怨唯己之安故曰  
可以使民絕慮亡遷倭之按兵平攘也婉約其詞  
以喜王心彼固欲有所用之也今見朝鮮與我併  
力合謀以因乎各道而疾闢於彼其計畫將無復  
之歎戰則腹背受敵歎守則饑饉師罷故曰可以  
使倭計誑而自困倭之所恃以居者舟也所乘者  
汛也今欲以舟師觸我則迅不便舍舟而悉兵與  
我角又不便勢不得不分兵以護舟必分兵不足  
以制各道之掠多分兵則又無力以禦我將必棄  
城而以舟逸夫當其逸時覆而敗之易耳故曰可

館課標奇

卷八

十九

富春堂

八利使倭  
失其技而  
笑為歸

以使倭失其技而莫為歸夫利害之道可見如此  
已而世顧相視莫敢發何也其又必曰夫兵不可  
以授命日者禰師之沒足為覆轍而庸可再乎就  
使倭不必勝我不必敗相共持於朝鮮朝鮮勢必  
不能長餉我此坐而自困之道也而愚又以為非  
也夫史儒之敗兵少而將輕也昔秦將伐楚將之  
以李信二十萬則敗將之以王翦六十萬則勝楚  
猶是楚也前失利而後得志者何也師與將異也  
今動數萬之衆將以能將衛加以經畧以與兵少  
將輕奚若而乃因噎廢食乎且朝鮮距我僅數百

四議俱崇  
法以據非  
浪談也

一議有時  
無顧

里而遙即我與倭相持莫決我汎舟而輸之粟猶  
從室至庭也其何難繼之有愚以為今出兵之所  
當亟議者有四而此不與焉一曰議援古之善用  
兵者有所恃無所顧今以數萬之衆深入而其後  
非有重援其何恃不孤竊計遼左之徵發與近邊  
之調度可得二萬餘人而止以是二萬餘人而復  
分為援則不可以威敵愚以為當選京軍之銳者  
萬人而以知將將之使之夾鴨綠而牝牲以軍需  
務援其不繼而補其夷傷因以護餉道此所當亟  
議者一也二曰議備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

館課標奇

卷八

三

富春堂

三議先為  
不可勝以  
行敵之可  
勝

敵之可勝藉弟令我兵加倭倭且按兵勿動徐俟  
汎時直走登萊我師之懸寄者動矣登萊濱海一  
望沮洳數百里寸寸而守之非得百萬不可而是  
百萬也者又皆䟽行而星列勢不能當倭之一隊  
竊聞東海故有大洋凡抵登萊者非徑是不得達  
而洋故有大島可止成數千人今山東所在入衛  
之卒無所事事乃恒苦無以掩口今誠蒐而汰其  
老弱湔精兵數千人厚給其衣糧而以能將領之  
環以新造之舟其它船未成者徵其材多為大筏  
俟倭既入洋不必且登崖乘風從上游而以舟師

三議  
用間

衝之倭可立碎夫。沙船故非額兵。今猶欲厚募之。此以方之。沙船不尤易具乎。此所當亟議者二也。三曰議間。閔白故亡命。一旦獄其君。竊其國。淫其室。而以詐役六十六島之夷。掃境而寇朝鮮。以人情度之。其故主戚屬。與其島衆。必不附。第劫於威耳。竊見中國辨智拳勇之士。未嘗乏人。第當事者重愛錙銖之費。預以不得要領斤之終。莫效其一割之用。今誠選辨勇者數輩。試其可用。厚捐金珠。使之齎而東。誘因之以合其闕。其國必內亂。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得

館課標奇

八卷

三一

富春堂

用吾衆其撓倭必矣。此所當亟議者三也。四曰議致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故古之善用兵者。往往攻所必救。非謂攻之遽得志也。困攻而彼撤以歸。則可夾而廢之。今倭掃境而來。度其國必虛。此亦中國蹈瑕之一時也。而議者必曰。於何而得兵。兵具而胡以餉之。兵餉具。何舟之乘。愚不謂然。頃宣慰某者。請以五千人自擊倭。

朝廷弗許。則重拂其義。許之而令得從。征則懼。不可令而跋扈。以重不掉之憂。此當事者所為。莫堅決也。今貴陽之抵閩。浙取道不甚迂。誠令救兵前



會蓋以防海素練之卒。而以宿戒之舟。乘之厚其  
乾餼。而分為兩軍。因之以暹羅之鄉導。揚帆而進。  
不旬日可抵倭。抵倭而倭之在朝鮮者必心搖矣。  
因其搖而搖之。乃可折也。而議者必又曰古之走  
大梁走廣都者。各倍道兼行。日可計程。今海荒忽  
無際。逢疾無所。在萬有一之漂沒。是此數千人者。  
委之壑也。而愚又不謂然。夫海雖無際。而汛則有  
期。此愚知所明也。且夫倍道而兼行者。是兵法之  
所忌。以為擒將蹶軍者也。然而古人猶勸行之。今  
舫舩載卒一舫載百餘人。與一歲之糧。里數雖多。

館課標奇

卷八

三二

富春堂

不費汗馬之勞。可安坐旬日。而致其與走大梁廣  
都者。勞逸飢飽正相萬也。昔漢武攻南越。唐蒙請  
諫。夜即兵浮舫牂牁江道。番禺城下。武故事。加人  
粵。又未嘗空國而出。計猶出此。况於今日之事勢。  
何憚而不為。倭固能來。我不可往。恐非知變之言。

也。此所當亟議者。四也是數議者。試以目前程之  
言。恒什九利。恒什一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  
之狀。常先見。而愚以為今日之勢。非出此。斷斷不  
可者。昔戰國時。秦伐魏。魏使田文求救於燕。燕王  
曰。行數千里而助人。非利也。文曰。夫行千里而救

復以利害  
權于未見  
寧避大害  
而棄小利  
也

人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  
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且王不救魏，魏深割以免，而  
悉韓魏之兵西借秦，以因趙衆而攻燕，王且何利  
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  
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今日之勢，不幸類此，愚竊  
懼夫。今之議倭事者，舍千里助人之利，而利出門  
見軍也，謹議。

評八利四議，鑿口可行。

遠左經

信八陣田淵鑿口可行

具軍

與夫今子着刺車，故十里如人之陣，而陣出門

俱直里，而陣又易矣。今日之勢，不幸類此，愚竊

懼夫。今之議倭事者，舍千里助人之利，而利出門

見軍也，謹議。

與夫今子着刺車，故十里如人之陣，而陣出門

俱直里，而陣又易矣。今日之勢，不幸類此，愚竊

擬遼左經畧倭寇事宜議

李騰芳

形情一  
竊骨眼

情字  
最重

兵有聲有形有情聚眾若干兵甲器械若干舟車若干於某日攻某日至某此聲教戰守申軍法秣馬蓐堅甲利兵形也有所攻而不攻有所取而不取能來而不來不欲來而來以緩為急轉急為緩情也夫有敵之情有我之情知敵之情者可與戰知我之情者可與守敵與我之情者可與守而戰戰而守法曰知己倏百戰百勝言知情也又曰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言不知情也大約情者雜出於形與聲之間而弗得於形與聲之內彼顯有

館課標奇

八卷

三四

富春堂

不得其情  
則敗三說  
甚悉

所出其形與聲而吾以為情也如是者敗彼陰匿其情而弗察其所匿之事以與情反如是者敗能知其情而吾不能以吾情當之如是者敗是不可不審也若今之議倭者愚竊以為於情不然夫欲知倭情之同異當察兵事之緩急欲知兵事之緩急當察前後之得失情有定有中變謀之堅定不可亂也變之不行不可執也范蠡之取吳驕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散其從而已是一成而不可亂者也劉倫之取蜀入蜀而又變者也金之取宋入宋而又變者也是日異而不可執者也此其大畧也

欲犯中國  
假以服朝  
鮮欲服朝  
鮮假以侵  
中國而脅  
有朝鮮倭  
情得之矣

今之倭情亦既變矣而議者弗察何也夫闕白中國之匹夫耳乃奪倭奴之吮服六十六島之夷而從事於朝鮮聲言選衆十萬治舟十萬直犯中國其欲犯中國者非其情也假以服朝鮮也謂中國之大吾且欲與為難而何有於叢爾也其欲服朝鮮者亦非其情也假以侵中國請朝鮮可脅而有之待其君執其大成以并力於我乃今入朝鮮而王與其大臣南走入平壤而王又與其大臣又南走夫倭豈不能越平壤而有義州哉誠計以為吾出平壤而王與其大臣必不可得則又南走而

館課博音

八卷

三五

富春堂

反覆倭情  
如見肝肺

入中國耳是時吾進則中國退則不能制朝鮮且中國得王與其大臣吾失王與其大臣吾失其王與大臣則失朝鮮是舉朝鮮之人而與我敵也而况國中舉朝鮮之人必悔王與大臣之不復而王與大臣亦悔朝鮮之不復中國又悔其藩籬之不復如是而後共起而謀我我其殆矣故退然而處于平壤而日與其首布德懷携不焚不掠破人之國而不取覆人之衆而不怒而諸道興復之兵且累累然起也然後修好束書其詞厚誘其四方散游之卒聽其殲而不檢此其情亦畧可睹矣蓋倭

倭之作用  
若此志不  
在小

自陷沒高麗以來。凡幾閱月。而其國王帛子女宗廟坟墓。俱報可無恙。其意欲得王。與其國人之心耳。而又以為急不可得。故緩之。倭之始計出於急。而今出於緩。其徧警諸夷。傳檄朝鮮。如風雨雷電。無不振落。其急所得也。荐食其國。使其剪然傾覆。而不得其首領。其君臣日夜赴告於大邦。而其干戈日夜環起於四境。則非<sup>倭</sup>之所能得也。故倭之情。巧在於此。以急為緩。而策倭者。乃以緩為緩。倭之情。巧在於始急中緩。而策倭者。乃時急時緩。以為急者。謂倭為必來。而以為緩者。謂倭為不必來。倭

然倭言來。倭然言不來。而策倭者。亦倭然言來。倭然言不來。言來者。旦暮且至。而情形未見。則不能不伸不來者之說。而黥其議。以為張皇。言不來者。處堂自如。而人情叵測。則不能不兩存來者之說。而揅其中。以為覲望。吁亦過矣。當其倭之始有事於鮮也。衆以為即來。乃今一年而未見。倭則在當。誰能知今日之緩也。今倭之濡躡於朝鮮也。衆以為可以來。而一旦告急。則在今日。又誰能知後日之急也。大約倭之緩也。有說其急也。有說伐其國而厚結之。使其君臣不至辛苦墊隘。深怨疾

倭之勢必  
至于此策  
倭者宜熟  
思之

痛於我而我可以坐收其心而陰得其衆此緩之  
利也。不言來不言不來而使中國莫測其所以來  
而不得不自守朝鮮莫測其所以去而不滯不坐  
困困者日夜望中國而中國不至守者日夜候朝  
鮮而朝鮮已疲此緩之利也。朝鮮疲勢不得不析  
入於倭。析於倭勢不得不怨中國。怨中國勢不得  
不附倭而為倭用。此緩之利。朝鮮既為倭用而後  
分其衆以南寇閩寇廣寇浙以牽吾四方之兵而  
使吾奔命於南。又分其衆由鴨綠江寇遼左以牽  
吾漁陽上谷之兵而使吾奔命於北。而後統大衆

詔譯博奇

八卷

三七

富春堂

以有謀無  
謀之間業  
倭可謂善  
料敵者

由海洋順風揚帆直走登萊之地。上窺天津。下包  
淮泗。以為三屈。而進則蹂躪畿輔。退則扼把咽喉。  
此倭之急也。夫倭之始計出於急。而中出於緩。其  
中計出於緩。而後將復出於急。即或不然。而吾懼  
其然也。蓋由後覘之。則倭誠可謂有謀。由前覘之。  
則倭尤未必有謀。而由今策之。則倭在有謀無謀  
之間。晉之伐虢。必假道於虞。以狐虢。免睢。教秦遠  
交。必散山東之諸侯。而後從韓魏。未有言我欲并  
朝鮮。以及中國。而不堅二國之合者。故曰。由前之  
說。可謂無謀。虢亡而虞不救。而虞從之。韓魏亡而

援古以証  
謀之有無

山東之諸侯不救而六國從之未有我救朝鮮  
而朝鮮不潰以及于我者故曰由后之說可謂有  
謀然倭陷朝鮮而中國不敢救也已又救之也救  
而敗也敗而不測其復救不復拯也不救而朝鮮  
可亡也不即亡而其心可誘也坐而誘之而不必  
中國之能聽其誘否也故曰由今之說倭在有無  
之間夫有與無之間倭之變也而我之所可乘也  
今誠欲破倭之謀竊以為拯之便拯之利有十拯  
則我以為義彼可以為德救則我可以因彼可  
以加我之半士食其粟馬豢其芻則吾不飢以朝

辯課標奇

八卷

三八

富春堂

交勞逸反  
主客較長  
短度水陸  
林朝鮮之  
便利者

鮮之所守守之以朝鮮之所攻攻之則吾不竭朝  
鮮勁其南吾搗其北朝鮮勁其西吾搗其東倭散  
處而吾與朝鮮合則不渴不虞我走千里而救  
人我本勞也。而出杆其蔽。入用其資則我反逸而  
又能反敵之逸以為勞。敵據朝鮮以臨我。敵本主  
也。而進不敢離平壤。退不能。有朝鮮則敵反客。又  
能反我之客。以為主。倭性善攻而好堡處則不耐  
守。而以攻為守則不免蹶其所長。倭性喜躁而好  
暴掠則不耐老。而以城自嬰則不免用其所短。倭  
性喜水而利舟楫則不便陸。而騎安。相間則不犯

懼悞縮胸  
無懲亦怯

其所忌彼定朝鮮而來犯我為其所國也不勝則朝鮮亦其有也彼有朝鮮即為利而我無朝鮮即為害我救朝鮮而攻勝則我亦可以殲彼也不勝則彼亦不能不牽制於朝鮮而有我我亦殲彼即為被害而使彼牽制於朝鮮亦即為我利故曰入援之利有十而今之憚而不舉疑而莫敢發者世亦因懲前事之敗而因廢食也殺之役孟明乃以婦人免而穆公三用之卒至於伯秦伐楚李信以萬人敗王翦曰臣得六十萬人可用也以六萬人復伐之而楚析假令始皇懲於信必不能有王翦之

館課標奇

〇八卷

三九

富春堂

憂敢自完  
勢必坐困  
此一  
論

一喻  
儼然

功而穆公懲於殺則亦不得復晉矣事無全利亦無害堂上大國小國何嫌若苟虞敗而自完勢必失時而坐困今夫匹夫匹婦得一金惟恐失之盜入鄰閉門自守不敢出救少間鄰劫而吾今不知其所指矣今之策倭不幸類此愚讀史昔烏孫與大月氏俱在祁連郭煌間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張騫曰單于新困而昆吾地空蠻夷恣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二



誠得其人  
可携而取

三百人往至烏孫致賜諭指騫分遣付使使大宛  
康居月氏大夏於是西北國盡通於漢騫既鑿空  
而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亦皆頗與其人俱來  
又况今關白以一人奴詐奪人國強役諸夷豈無  
有心實不服而欲為昆吾所為者今誠得一如  
騫者使之則諸夷可通而倭奴可携而取也且今  
議者尚欲連三省之立直搗倭穴吾惧其去而不  
可復敗而不可繼若使者潛出必無恙即亡之不  
過亡漢之一使者耳何憚而不為用間之議是也  
說者曰女子之言淥矣然國家武備卑弱在在空

缺議招兵而兵不可用議增餉而餉不可得議增  
官而官不增當事者既以防倭又以防虜既以防  
兵又以防民朝議而夕更暮說而旦罷甲可乙否  
此是彼非自守之不暇而何暇為援又安得博望  
若人而遣之也噫若是則金人所為待女家議定  
吾已渡河矣吾安能知就使如金之議而所謂守  
者愚以為亦謂必得策也

設徒聚訟  
今日之策  
正踊此

評 知己知彼議無餘蘊

遼左經畧倭寇事宜議

韓爌

亟察情形  
披經畧之  
上乘

自有倭警以來東顧而籌者無遺策已乃明効未  
睹疆場之間緩急無可恃其咎安在得非當局者  
耽于翫愒闇于情形而不亟為之所乎夫倭之猖  
獗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易我中國亦未有如今日  
者也嘉靖中乘邊吏弗戒闖入內地剽鹵浙直間  
其後我兵稍集聚而殲旃猶之乎懷衷之蠶蠹也  
我雖被螫彼亦尋斃時獨無狡焉雄畜者為之謀  
主固易與爾乃今則何如矣亡命遺孽而能募三  
千年一姓之國非故主也而能填定五畿七道而

館課標奇

八卷

四一

富春堂

情形既具  
久而無倫  
是誰之責  
與

使之不敢動將自保不遑而能合島嶼之衆歷風  
濤之險襲人國而走其王則其人之伎倆亦可概  
見窺可為搯腕者聲言內犯至為諄諛語敵以下  
不能堪者輒誦言之憑名城繕攻具伺察往來道  
路單伏而俟擊焉其易我中國何如也夫倭明示  
其情乎一年之先而鑿乎驗諸數月之後我明  
見其形以一年之久而窺乎尺寸之備幾如  
是而不令么麼得氣耶方今中朝石畫已足聽聞  
如所為儲芻餉練卒伍繕城垣險走集凡先為不  
可勝以待其來者業有成算惟加意覈實次第而

過為之俗  
即倭不采  
尤為保國  
之長策

坐待  
其寇  
豈為  
持重

舉行之夫備禦不虞軍之善政也。有事而備實難。過備何害。故備之為筴。倭來可也。倭不來亦可也。塞徽宜講也。即諸縣道亦宜講也。無容置喙。其有且信且疑。旋行旋止。遲回而莫能決者。獨有援朝鮮耳。談者曰。倭氛甚惡。不可嚮邇。平壤新破。未易。臣維我兵寡弱。而煇蠱萇。斤無由給。未易襲遠。冒三忌而行之。恐未足市恩。而適以速寇。我且道。敵而以兩利詒倭。因而乘我。將柰何。為此說者。似能持重。而實非也。夫議兵事者。首名義。次則計利害。不得已則計利害之小大。擇其利浮于害者行之。

館課標奇

八卷

四二

富春堂

毋論屬國  
不自薄其  
當離也

謂朝鮮可以不援乎。謂置朝鮮不援。可以有利益乎。謂合為唇輔。與剪為讐仇。令外資敵而內與我為難。其利害孰大乎。今要荒外。服警類而獻琛者。四十九國。獨朝鮮號馴謹。世為我。不侵不叛之臣。夫安受其貢。有事而棄之。非所以示義也。堂堂天朝。不能庇一字下屬國。非所以為名也。不寧惟是昔者。吳伐楚。申包胥言于秦曰。吳為不道。薦食上國。虜始于楚。若鄰于君。疆場之憂也。我國家全盛。何有于一小醜。第令狡鷲如倭者。日跳梁于肘腋間。撤藩籬而揖之入。得無計左失當乎。故朝鮮

朝鮮之當  
方林三尺  
童子知之

斷不可不援。上之斷不可不力。此不待中智而始知也。間者祖承訓之燬全軍不返議者指為覆轍其寔哉有闕焉將踈毀鈴而士旣旗鼓未交綏而敗形成矣輕動損威納侮辱國如是以為援不如無之謂宜推轂有能之將鼓行厚集之兵桓上料對渡江而東先期檄朝鮮主將號召苦嚙之間收輯卒伍共為犄角倭嬰城而不出則堅陣以待之多方以誘之而又委幹濟之臣汎舟以輸軍需遊兵往來踈餉道而佐聲援彼倭也不能束手斃于釜中則一鼓而膏之原楚耳長鯨既戮京觀可築

館課標奇

卷八

四三

富春堂

天聲震而海波澄此不足以明中國之大乎而猶又有說焉孫子曰能使敵人不淄至者害之也夫害之之術如襲其後搗其虛攻其所愛之類倭之千里襲人畧無內顧慮者恃在海島中無可柰何耳頗聞浙之定海閩之銅山寨等處與倭對近其防汛水兵習于操舟不難絕渡異日者倭常由是入寇矣彼可來我亦可往誠懸重賞募死士叢數月糧擇二三沉鷲猛悍兼諳兵机者統之以進或搗其虛或焚其柵箐淄利即歸縱未可深入而先聲所震令居者魄喪行者心搖度彼必宵遁而歸

批吭持虛  
軍之善政  
必淄死綏  
之士則可

用間武之  
善經能以  
之智為間  
者方成大  
功

乘其歸而擊之是亦一策也兵法又曰凡軍之所  
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姓名令吾間必索  
知之今閔白者非即所為從吉十即乎扶山城君  
而奪之國其弟若子近幸物故獨以淫威驅衆而  
使之進未必堅附不二心之臣也誠令三五辨士  
束錦以行貪者餌之怨者挑之使之猜忌而自相  
蹂躪其與夫決雌雄于兩陣者不猶愈歟故間為  
神紀微乎莫測此又一策也夫自我軍失利之後  
倭方易戒以為不復有東來與之相見者出其不  
意而重兵臨之彼必疑且惧倉皇震讐其勢已奪

館課標奇

八卷

四四

富春堂

得人而任  
折唐行間  
無所不宜

今日  
之病  
正坐  
此

而又陽為揠虛以中其忌陰行間謀以壞其黨如  
是而倭不敗不歸者未之有也倭敗而歸則朝  
鮮可復寧直遼左偃然無虞即登萊浙直諸郡亦  
可以不決猶之乎無算也竊見軍興以來鈴說繁生危  
言橫起朝議而夕更之左前而右擊之敵急亦急  
敵緩亦緩上則因循以斷即灼然之畫而視為迂  
嗇急則錯愕不勝即偏燭之談而狀為秘計寇深  
矣今事机不無少失而尚可為也倏忽春汛風帆  
而至倭亦何所不利哉跳梁登岬東西突而齟齬

令人寒心

我往者海門乍浦之慘其顛鑿焉幸而勝所喪滋多不幸而敗恐不止遼陽一隅被其毒痛已耳噫此帷幄所宜亟為之所也無復之將無端於議者評議擣虛行間獨窺要領嘗試反求多於任者

故議事者在度任者之心而以吾識衡之今之議事者已請循其始鄉我師之與倭角也始人而彼既為

館課標奇

八卷

四五

富春堂



晴 壽 蓋 竹 間 戲 要 賒

上 河 宜 迺 爲 之 預 也

幸而規怨不止盡則一開林其毒爾已耳  
遂於春或門中廉之對其疆望焉望而微曰

寒心

斗篇閣試  
第一

設天下事  
易任天下  
事難設煩  
而愈亂任  
者之心此  
作獨矯其  
弊

飾偽掩非  
無道情矣

館課標奇

八卷

四六

富春堂

馭倭議

高克正

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臆而議之者百任者之心常苦而計無復之將無辭於議者之口議者之策常當而身未嘗試及求多於任者之人故議事者在度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今之議馭倭是也請循其始鄉我師之與倭角也始言勝已復言不勝夫我越國以救人而彼既為主是安能策其屢勝也然而不必掩不勝以為勝也迨我師之馭倭而之釜山也始言去已復言未去夫我越國以襲人而彼尚未大創是安能必其即去也然而不必飾未去以為去也當事者之計失在耻以不勝為名而急以倭去為幸內畏議論甚于畏敵不得已姑出于權宜之術迺為之請貢而廷議不予又為之請封而廷議又不予以任者之技蓋窮議者始紛、焉夫封貢之不可許業已議之詳矣愚所慮者不在今日封貢而在前日所以議封貢之情又不在今日封貢而在它日所以處封貢之策大約封貢之說出於倭則可出于我則不可使倭見我之有餘而請之則可使倭見我之不足而要之則不可借之以為名而以備于異日

封貢  
之可  
否單  
吳

審時度勢  
親仁民  
鼓舞其傑  
豈軍保一

朝鮮札

正襟危論  
悉中肯綮

館課標青

八卷

四七

富春堂

則可挾之以為功。而以安于今日則不可。夫倭非  
中心好我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強也。一旦挈厲  
國以還之我。而持一封貢空名以去。此必不可得  
之算也。然其事已在前矣。今倭已退居海上。所留  
者惟是一旅之師。其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遺也。  
明甚及今。而尚尚未暮也。蘇子曰。吾發之。吾能收  
之。然後可有辭于天下。夫今之尸此事者。其誰乎。  
碧蹄敗績。全羅坐困。亦可鑑于前事矣。以今之時  
度。今之勢。非暫留萬餘眾以鎮撫朝鮮。不足固我  
外藩。非申飭朝鮮國王。吊死問孤。繕城積粟。必不  
能歲費軍興而為之守。非眾建朝鮮王族。召號諸  
路忠義之士。并力固守。不足張犄角而令倭奴奪  
氣也。而根本之地。則在沿邊內地。悉宿重兵。日計  
軍實。而訓之。凡城以堅。瑕程功罪。凡兵以強。弱定  
賞罰。可以保畿輔無虞。可以壯外國聲援。而又令  
闡廣諸處。復治餘皇。張搗巢之聲。又募知勇之夫。  
潛入海島。行用間之術。蓋境以外。將軍主之境。以  
內。守臣主之內。與外相權。海與陸相接。則經畧均  
主之。埃春汛屆。期嚴師以待。倘其卑詞請封。徐遣  
一介行李。察其誠否。不則閉閣謝之。耳有如攔然。



以封貢為制馭之術可以杜諷者之煩言

匪茹復殘我屬國必厲吾武節一大創之倭或嗜漢財物而攻戰不能得其勢又將詭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如搏黍戲小兒使莫測端倪如是而今日封貢之說猶不失為制馭之術而可收功于後不然成師以出將敵是求以武往而以好歸雖其身之能免其若後人何無惑乎議者噴有煩言也

固外以思內可云長慮却顧者  
而談者又曰夷德無厭呼喩靡常禍不加于東北整必中于江南重以水旱不特苗稂屢見天下嗷嗷易為亂始中國所患豈必在倭於乎非上下一心食息不忘儆國家之事安所稅駕哉外計則如

館課標奇

八卷

四八

富春堂

彼內顧則如此東鉤者宜蚤圖焉愚所為蒿目而未敢深議也

評 持論正大毋俟繁言

脩治河堤議

何熊祥

發利害襟  
處見河堤  
確治

河之為害歷代不乏雖然害未有今斯之亟也  
河之為利亦歷代不乏雖然利未有今斯之重  
也夫吾已賴其利而以遠害之計乘之則勢不  
得爭利以就害吾欲除其害而以顧利之計乘  
之則勢不得畏害以辭利故夫利易圖也而害  
中之利于是圖之為難謂圖之而漕且害也遠  
害又無以取利也害易避也而利中之害于是  
避之為難謂避之而漕弗利也取利又無以舍  
害也則治河之難所從來矣况澎湃決裂如今

管標奇

〇八卷

四九

留春堂

治河三計  
之日

之時者孰愚謂今之治河者有不終歲之計有  
數歲之計有百歲之計不可不察也夫萬里黃  
河建瓴直下秋水時至百川交灌其勢非淮敵  
也淮弗敵河勢必且折而入于河河以淮為壑  
則上而犯

陵寢旁而決高實以壅而潰傷人必多故縷選之  
設所以防內入也吾不以縷選非計也雖然河  
業與淮爭道河漲而淮不得洩是淮未始不為  
河怒也河淮交怒則堤不能東咫尺之地瑕而  
數千里皆瑕矣此與手障何異迨者徐邴以南

一段叙不  
終歲之計

隨築隨決隨決隨淤其淤而河加高也築不得  
獨卑其決而潰加厚也築不得獨薄無所不陷  
無所不葺要以稍舒旦夕苟且通漕而止無顧  
後已此其支東而西傾填左而右溢則所謂不  
終歲之計也自河流泛溢鎮口以北惟倒灌是  
懼汶泗諸水禁而不得與黃會抵極而反苦為  
壑無已時夫以齊魯膏腴之地一旦而千里涸  
天內者魚吾赤子外者梗吾咽喉

國家雖費何惜水衡錢數萬不以興中溝之役耶  
然而宣洩湖水以便興築斯可耳夫興築則予

館課標奇

○八卷

五十

富春堂

二段叙數  
歲之計

烏知之哉以南陽之役踰二十年不能不更而  
為新河以新河之役費三萬緡不能不沒而為  
巨浸今諸臣之經始慮終豈必有加于二臣也  
湖水即洩二河誰適從乎河堤即脩能不虞復  
圯乎桃源諸口復居湖下流能不重傷乎湖不  
助河為弱乎此亦事之不然者也則所謂數  
歲之計也古今治河之說大率不外疏河身以  
大其蓄漚下流以殺其勢今日之河吾烏從而  
大之或言引沁入衛足殺四分之一其故又難  
言之矣惟是入海之路沙套淤塞日積月累長

此安窮愚謂下流不濬河之害未有弭也夫興  
數萬之役而刷七八十里綿亘之套沒頂至踵  
靡有跂足雖甚愚之人豈不知其工之難惜其  
費之鉅也余則以國家之用財惟當而已費當  
無多不當無少如邇者之役

一勞求逸  
未為虛費

陵寢急則護陵寢高寶決則脩高寶新河滄則導  
新河撓權版築之工無歲無之曾不能博旦夕  
之安而未有已也孰與刷套之後永享其逸乎  
先臣之設長城也以為後之守邊者宜削夷為  
險遲以三十年而成猶愈于不為也今管河有

館課標奇

八卷

五一

富春堂

期于成功  
何憚數年

曹卽沿河有淺夫此豈無所用之獨不宜置之  
于雲梯閼董其事而責其成以合經義治水有  
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乎夫官無冗員役  
無動衆則雖遲以數年未為失計也且河流至  
迅者也人因河之流而勢加順河乘人之助而  
注加速故人之力一水之力百人之濬一水之  
刷百何憂憂抄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也余觀  
素封之家不難竭貲計安其先人墳墓無遺力  
藉令

國家開膠萊以濟運無所事河遂不為

三段叙百世之計

總繳三計之利害

陵寢震乎獨何言濬河流者過也夫水有所歸乃不為虐吾放之歸也則所謂百世之計也夫不終歲之計急偷其害而資其利害弗能偷利弗我享利與害相始終非策也數歲之計利于一方而無救于全河之害害未可言也至于有漕之利無河之害則吾所謂百世之計矣然在彼者皆今所必為也在此者皆今所必駭也天下事其誰尸之議者又曰吾豈惟弗濬之吾將以新河代之草灣而下頭舖而上謹擇其卑下者疏之堅築兩岸而束其赴海之勢可以少安嗚

館課標奇

八卷

五二

富春堂

門可雀套

呼舊河猶在而求新河勢必不行且謂不濬沙套畏其難也固有開新河反易乎然後知百世之利害無踰于刷套者在彼者弗容已吾無為恃之在此者弗容速吾無為難之且夫欲彼之可長恃也鮮不由此始矣不然夫豈不知異論者之以糜費疲民為解也若乃腰舖之役謂足以殺倒灌之勢則吾未見下且壅而上且洩也于築隄疏溝之事庸愈乎

評 用世之才濟川之學非徒工于文也

士風吏治議

傅新德

非深於周官者不能為此談

臣聞制馭宇宙廣勵人群者有二道焉方其未用在有以培之及其既用在有以振之所謂培之者正士風之謂也所謂振之者與吏治之謂也故九德六行所以教士也黜陟誅賞所以計吏也自古及今未之有改者也

高皇帝以武定天下干戈甫息禮文學起辟雍所以作之之意甚厚吏治不稱動至顯戮使上下兢競各營其職以莫蒸庶所以督之之法甚備

列聖相承德意日新涵濡日熟迄於成弘之間起

館課標奇

八卷

五三

富奇堂

字八繼靡之習文之可免頹波若

言簡而意切足當教所樂石

經術立功名者不可勝數乃至椽吏之微刀筆之守亦皆著撫字之勞編脩良之紀焉士矢口譚藝文業者咸宗師之至於今不廢可謂熙朝之盛際道化之昌軌矣百年以來文亦益著法亦益詳宜効亦益進乃事有大謬不然者臣目擊心非惟有概於中久矣蓋嘗思之其始也法令滋牽刑蔽時有納汗含垢更張則難士沿習尚之偏吏多苟且之意其弊也偷又其甚也恬偷不已巧偽因之巧偽不已澆漓因之士爭於馳騫以為奇吏出於豪衰以為捷其弊也偷又其甚也習不守正益宜簡

氣調古藹  
是西京影

御。庶。貪。量。入。為。出。勸。農。桑。時。賦。欽。省。敲。撲。罷。營。建。  
集。流。民。禁。浮。作。厚。儲。蓄。敦。儉。素。專。務。以。德。化。民。所。  
在。有。如。京。之。積。大。賚。四。海。無。憂。財。竭。以。佐。

陛下龐仁駿澤於無窮有不如令者坐如律勿貸  
如此則主恩不格於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  
寓縣春溫遍乎窮節矣

評 似漢人手筆政不必彫刻艷麗為奇

詔課標奇

八卷

五

富春堂

是西京影

是西京影  
廣臨古藹

陛下似主恩不格於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  
陛下似主恩不格於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

陛下似主恩不格於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

陛下似主恩不格於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

正文體議

林堯俞

一起氣健  
意融便成  
一鉅論

聖人之經其垂諸後卒至於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咏乎六藝之途吞吐性靈發揮理奧不求為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灑灑周書靈靈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熾道義始蝕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而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為後世法焉浸淫於晉魏濫觴於六朝决裂於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辭鮮迹其執轍且不能步

館課標奇

〇八卷

五五

春堂

數端互查  
時弊

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於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豔詞逞辨窮極瑰麗以駭里耳為夸而已矣旁引不經道為詭誕使人不可究解為恠而已矣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為巧而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於理要為沉而已矣數者之敝猶江河之趨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詞遂復之於古歐陽脩目擊時敝力為挽回而脩詞之子靡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

意之司文  
教者探本  
之論



精思巧俞  
炳若編繡

標奇扶異  
而一掃之  
大雅

可方陸雲  
間文賦

陶鑄子史  
而著淵爾  
雅

讀斯文者  
如登閭風  
而若群玉  
術類歷世  
曾何足為  
之芥蒂

綜課標奇

卷八

五六

富春堂

孟璧君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  
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  
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自塞其源而欲其  
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為之  
調大夏吹箛風雲為之動故飲飛南斗而曲變陽  
春蓋言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  
畢浮是故貴養氣也夫渺泛滄沅則不識溪涯雜  
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二釀郁含英咀  
華鑄鑄百氏醞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控萬物於  
毫端故其文炳炳烺烺與世固極學者讀一家之

言而自以為靈地荆璧無以過也矣以為文是故  
貴儲學也夫井畦之見不足以與於霄漢之觀鷓  
鴒之目不足以與太陽之曜言識卑也故精驚八  
極心游萬仞而後可以傾群言之滌液瀨六藝之  
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談世  
務抗言而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識廣也夫文  
有體而議論之詞不可施于紀事明堂之咏不可  
施於師旅苟不辨其為體而槩模之是猶慕璧之  
圓而規璫之邸也夫二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  
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真叔敖也為

一追古道  
力挽頹風  
其殆留心  
世務者耶

文者丹清藻綠之是有而神理則漓玄黃經緯之  
是辨而要旨則昧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  
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則詞理皆振學博則  
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靡  
巧之弊華學有神識則模擬之習踈如是而文體  
可正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  
江左之籍唐宋之簡可畧而無談矣

評 讀之如游群王之府琮璫珪璧瓊瑤寶璐光  
明焜晃莫敢注視而歷數文體盛衰不獨並  
傳月旦微微六議有凌雲之氣有雕龍之聲

遠軼今古矣

正士風議

王肯堂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世道之隆污天下之治忽士風不正而欲升斯世於大猷登天下於至理臣雖甚愚亦知不可然士風之趨於敝也猶江河之趨於下也江河下矣而欲遏其流必從上源塞之士風敝矣而欲挽其趨必從上化昌之自古及今未有易者我朝列聖相承禮陶化洽二百年來士益彬彬向風矣

今上明聖揔握化機又二三大臣為之匡勦佐理文教覃布治化益臻士風不可謂不反正矣然澆漓

館課標奇

八卷

五八

富春堂

四事窮弊  
植本正當  
今士風定  
論

未殄視古淳龐之盛若少讓焉是遵何故哉毋亦積習久而振刷踈即一振刷之而未悉中肯綮也臣不服遠論姑舉有裨士風之大者條為四事為皇上陳之一曰正名分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讓為公孤非遜也所以敦分而協恭也今天下士恪守名分者固其中有亦多好剛使氣之徒耻居下微恣睢犯上列黷校者或以弟子而傲師傳服薦紳者或以下僚而抑長吏至僭分也至亡等也士風之惡莫此為甚誠宜明上下之等倡禮讓之教傲師者罰初長吏者罰隱默阿縱者罰

此語術與  
痛切其詞  
無亦抱當  
世之憂而  
慮及正之  
慮者乎

使士習不渎結黨而排俠為庶名分定而僭逼之  
風正矣二曰務本實夫世之治也自文而返質其  
敝也去質而尚文今天下士風質也文耶操觚翰  
者剽蕪蔓以媒青紫披青紫者飾靡文以獵聲華  
名為講學而竅言無當襲弄故套而行不由衷巧  
宦之先投真忱之意喪間有一二詭詐虛張竊階  
廉仕者率置以為得計鼓波蕩之士習而趨之  
風至陋矣今宜申飭教條綜核名實倡正學以端  
其習而孝弟力行者舉之課功實以核其偽而恟  
福無華者旌之其他閃爍游揚託空飾詐以買名

館課標奇

八本

五九

富春堂

賦思旁訊  
心游萬仞

釣譽者不使濫廁乎士林庶本實務而矯偽之風  
正矣三曰振頹靡夫士必有大氣節而後能有大  
樹立彼依阿洪忍者安能卓然挺拔為國家辦大  
事也夫士方膏藿時溺於時好與俗相浮沉一  
旦釋屨縮符隨縉紳章縫逐隊而趨鮮不庸庸碌  
碌以全軀保妻子為念直陳時姤則迴避顧忌恐  
徵首事之尤身邁時艱則恍惚惶懼蒙巨測之  
禍者甚者推調希遷玩愒坐視國家亦何係於此  
宜勅諸司率先振作果敢任事者即所在無赫赫  
必重獎異如是則士風奮而頹靡之風其可正乎

讀此而浮  
沉首鼠之  
于汗淫也  
決渾夫

四曰抑奔競夫廉耻士人之美抑奔競則庶耻喪

今  
上用舍明公銓曹實塞奔競之風視昔固已少矣然積習易溺而耳目難周即今釐革之而上書及門之徒夤緣於舉主者不終無也乞勅吏部轉行各省撫按一體遵訪廉清公謹者舉貪墨逢迎者劾其匿情徇法以愛憎為舉劾者罪坐則賞罰嚴而奔競之風其可正乎夫四者皆正士風之急務而其本在上也何者上行下勅之謂風未有上感而下不應者

欲正士風  
端自上始  
而分任責

節課標奇

卷八

六十

富春堂

成當是廟  
堂石畫

皇上端本澄源謹名器之頒務綜核之實明賞罰之公敦儉素之德實有諸已明示意向則天下士當必聞風而興起矣然佐理風教之責亦各有任之者焉督學司一省之風教者也公卿司百司庶務之風化者也

皇上持風教於上而以內責之公卿外責之督學明良協濟上下倡和則教化四達道德齊一何虞士風之不古復哉雖然士必慤而後大受已仕之士即未仕之士之出身也脫未仕而正則其趨已定孰有仕而以不正繼之督學者又正士風之大

罪其責于  
督學者此  
成周取士  
先恭士之  
說

原而在今日尤所當惡飾之者若他纖細巨何敢贅哉

評 纒、摛詞自協架護神色氣象行軸韓  
末復出不可磨滅之見尤有遺音

正士風議尾

脩理黃河事宜議

林堯俞

起甚得體

頃黃河決黃河使者以留告天子喟然南顧罪當事者不職特勅科臣行視計畫利便以聞臣嘗仰而嘆曰嗟乎河患難言哉夫以漢武雄才大畧詎不能脩神禹之業乃河決瓠子猶然長歎悲戚湛壁馬微靈於河祗窮數十年之力始塞至築宮以侈其盛蓋河之不易治如此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合於淮故河之決多在汴假在汴可無憂矣則慮其轉而危我之汶泗汶泗定又慮其盪而危我之清濟清濟定又慮其越而危我之豐沛

館課標奇

八卷

六二

富春堂

分合覽臨更有識

獨見黃河源委故堤坊之法按時之候言

即幸底定俱勿割又慮其畔而不南重為運道之危然則奈何其治之易哉言河流者曰合則勢大分則勢小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隘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治大都不出濬塞而計往當事諸巨業已濬繼口及趙皮寨而塞崔鎮洪矣第濬之而不能保復淤塞之而不能保不復決則今脩理事宜亦未可易言也臣當以臆度之長堤遠護非不可約闌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畚鍤之工可弗常飭與開堰設壩非不可抑遏橫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柵落之具

言實際不  
作浮漫之  
語

此尤本源  
之論

可弗時集與歲當憂秋信水既漲而或有非時之  
容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故平隼之候人宜議選  
也地居河壩寸壤方鬻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因之  
則其陷也必廣故巡視之番卒宜議補也上流不  
暢斯騰涌而為災水之由泗入者不可以漸濼不  
流不疾斯漸漫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漸以  
疏之乎而又於青兗冀豫可田之處多備溝洫以  
引水之溉而破其勢則治田亦以治河也衛博徐  
却經漕之所多開支河以伺水之橫而折其猛則  
漕通亦河之通也瀕河饑民束手待斃及今冬春

詔課標奇

八卷

六三

水涸募民疏濬今急者得錢饑者得食則人心競  
勸用功必倍宋臣范文正興水利以救饑荒之遺  
意可法也衛河郡縣財力告訕而未經河患者量  
移錢贖以協濟之則調度或給動可奏功先年劉  
大夏請蒞藩司鈔關之銀可做也蕃人防河與防  
虜等大要以擇官為本秦王將伐楚閻王剪曰非  
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以二十萬人然李信以  
二十萬人不勝則二十萬人皆費也王剪之勝則  
六十萬人而不為費治河亦若是已今宜慎簡經  
明禹貢之士俾領河堤而又博求習水者分置其

不明禹貢  
治河亦故  
中帶耳盡矣



屬假以便宜行事勿為中制則委任專而河玉自  
集嘗聞江河在天地間猶脈絡在人身中河之為  
患非即脈絡之病乎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  
前所陳數說則鍼砭湯熨之法也誠采而行之河  
患庶其有瘳乎臣不佞計魚利便無出於此若夫  
補苴旦夕以幸無事則非臣所敢任也

評 函繇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俾

廟堂采其議而督行之河工可奏矣

患其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

而河賴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

患其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

而河賴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

患其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且夫其深矣乎

脩理黃河事宜議

莊天合

蓋今之談治河者衆矣。搃之惟疏水道築隄防而止耳。而所築者當患其決。所疏者當患其淤。決則傷民。淤則害漕。此非懸於經變而深於籌畫者。固未易以影響揣摩悉也。數年以來。河道安流運艘畢達。當事者幾幸不至大壞。而間者霖潦為殄。洪水暴漲。河洛之間。滙為巨浸者。凡十餘州。繼之恭城古洪等閘。淤塞四百餘丈。而運道幾阻。蓋為國計民生之病。非渺小矣。

詳河事如指掌

聖天子赫然震怒。窮治失事。所由以儆怠玩。而又

館課標奇

八卷

六五

富春堂

特簡省臣。徃視之一時。諸臣亡不凜凜。將事以圖其利。顧安所得必然之畫。哉。方今秋水既涸。則菴鋪之功可舉也。然曩之所築者如此矣。而潦洊至。則沉鑿之迹可尋也。然曩之所流者如此矣。嘗試要言之。方河之踰積石城龍門行。幾萬里。而未嘗有泛決之勞。蓋重山復隘。束之者衆也。而以其奔騰之悍。迫於阨塞之固。卡得平地勢。不得不善潰。而數徙此。伊洛之民。所以不獲有寧宇也。夫爭利於委。則勞倍而功半。爭利於原則。勞半而功倍。儻可於閘隴秦晉之間。稍引而殺之。使不得并力以

究及原委  
固議河事  
不靡而西  
救失事之  
策功中其

向伊洛或者亦一計乎且也因山為渠因水為田  
利固足以償費矣而或徂于所不害哉然而秦越  
之治河之功乃自陝洛始此固已失先事之策一  
矣上流決則下流壅蓋其恒執乃所以遂至於無  
所容而決者亦下流之門無以為之地也原夫河  
之成也其勢甚峻而其行於平地也每若於不得  
急洩浮沙游泥日夜委積其間須以數年則其身  
鬱起而反高於岸歆其不棄而他徙胡可得也夫  
待其既塞而疏之則難及其將塞而疏之則易何  
也人與水相賢也而或怠於其漸見為無事漫視

而緩圖之此固以失先事之策二矣此兩策者所  
謂影響揣摩之談或然而不必然者也然所知者  
僅此矣若夫謹慎視膳隄障可以待漸決之水而  
不可以待暴決之水然不愈於坐視乎脩洪閘時  
蓄洩可以濟一時之暫涸而不可以濟數里之淤  
塞然不愈於束手乎此皆今之所已行亦今之所  
常言顧其實何如耳噫難言矣自神禹之智能使  
地平天成而不能使百世之後無今日之患而今  
日之治河欲避其害而并收其利尤非可以一旦  
之力為之者因其勢而導之究其弊而反之要之

以大小久  
變敦利害  
有見

以維數十年之安以俟來者安所事議論之間乎  
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之謂也其所以任人者何  
也竊謂總理之權不可以不一而分治之責不可  
以不詳權惟一故獨智得伸而無費格之患責惟  
詳故群力畢萃而無懈弛之失此大都也而又假  
以便宜寬之文法毋惑浮言毋吝厚賞議有害一  
而利十者毋以其小者阻之事有暫隙而終成者  
毋以其近者撓之而吾惟執賞罰之權勸懲其間  
而徐待其後如是則群力有所畢智而勸功矣此  
今日之實務也詠與夫影響揣摩之談哉

論課標奇

八卷

六七

評 匠心屬筆不假炫異騁奇而憂河之怠惟毫  
素之所擬自是有用文章

脩治黃河事宜

馮有經

歲丁亥河決劉獸醫諸口河南守臣以聞未幾河沈闕茶城漕艘阻南旋守臣若言官次第上疏天子赫然治司空覈先後經畫河漕者主名次第論罰申飭有司及時隄濬又特簡科臣湯璽書專董厥役一時智明之所廣厲賢雋之所展錯度無遺子必然之畫而克棄安瀾之効已執事者不以堅儒鄙借不佞前著周詢事宜不佞長生海東習覩百川歸壚有望洋竊歎耳且也齊魯河濡支委未泚而欲伸其悞憶指據九野不亦茫乎雖然則

館謀標奇

八本

六八

黃河水道百折多端此一區不必偏闕盛固而胎然目觀矣

嘗稽之掌故聞之縉紳竊得其梗槩之萬一矣其亦焉敢不竭其翼翼而遂已乎蓋神禹明德萬世遠矣然愚以為處禹之時勢易處今日之時勢難求禹之治功小求今日之治功大何以明其說也禹之道河從積石以降至大伾則離而為二至大陸則播而為九曾未嘗規規焉與河爭咫尺之地而今也傾數千里湍悍奔注之勢求之以全淮一衣帶而責以無潰則孰與禹難禹之疏濬典隨山浚川繞赤縣神州之地四顧指揮惟吾意而罔制而今也北虜漕南虞陵浸根本咽喉之虞蟻穴不

戒而危決持其後則詭與禹難禹之時人主不勝其容之憂汲汲焉洒沉澹災是莫洪水抑而百姓用又矣今也不獨欲其無為中土蓄且必欲其為轉漕利而不可已則治功又詭與禹大小也然則神禹復生將聽其無可柰何而付之夫運神力耶抑俯循後世之議而姑冥力于塞决而術耶雖聖人起吾知其不能易也嘗試取醫家之治病喻今之治河夫病在閏隔則未有不以疏通治者也是開之之說也病在潰泄則未有不以防截治者也是塞之之說也其病萬變其藥萬變假令膠柱鼓

錄澤標前

卷八

六九

富春堂

帝有權宜  
當變通以  
為之此言  
不可拘泥  
帝法備載  
奏成之論

瑟執一方以槩萬病而昔之壽人者不為殤子者乎然而議塞難議决更難何也昔漢文帝時河嘗决酸棗矣而文帝則有大興東郡卒之塞武帝時河嘗决瓠子矣而武帝則有沉璧焉負薪之塞此二者一任其富庶一逞其雄材即何難脩禹之業也而猶然微倖子一塞甚而且築房悲歌張大其事則議塞難也方今都水衡者所倚辦長笑不過日勤益鋪之功而已頂捲婦之備而已拖六卿之植飭偵族之卒而已此其說大抵主塞已不勝其舉行之罔効而聞又稱支流月河為决之說之端

嫺子典故  
而十辨  
發大類河  
渠畫

建大事不  
惜小利正  
此義也

館課標奇

卷八

七十

富春堂

已吐舌。揺手謝事去矣。嗟乎。河之為病。固已  
計。且浸淫。臍髓。非有針砭之術。倒倉刮骨之  
方。學未易起。而置遠。蓄為難。竟倖旦夕。為良謀。害  
獨何時已乎。傳不云乎。禹之治水。水之性也。禹疏  
九河。而曰趨碣石入渤海。今九河既湮。故道碣石  
復淪海。中魯謂充。莫之間。中條北。條交。合之處。竟  
無而高中低之形。可以浚導。使返北流。而至直沽  
入海者。乎。試建此議。必且紛紛。惜棄地。惜動民。而  
不知歲築歲衝。棄地不減。歲衝歲治。動民不貲。必  
且紛紛。虞傷漕計。而不知漕河之源。多發泰山。徂

議論領人

大有經畫

狹等泉。固取之南。旺焉。賜樊林。安山諸湖。沛然逢  
源也。又况淺直。沽之七。以殺河流。而益山東。諸泉  
之。三以資漕。計此。不亦大奇耶。又不然。則周恭肅  
有言。天下有溝。涵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  
容。天下皆脩溝。涵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  
治。彼其所陳。溝涵之利。寂悉未必其迂。而無當也  
嗟乎。今天下奈何。輕議此者。此亦不量。而嘗試鼓  
吻耳。先是。總河漕大臣。間被  
皇上委任。責成。而中原赤子。亦庶幾十餘年。脫魚  
鱉之患。此亦議塞之効。是支目前者。可睹也。以今

日之廣厲而展錯愚固知其殫必然之畫而微安  
瀾之效無俟不佞深言之矣

評 大有水學



防河議

董其昌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往者河決劉獸醫銅瓦箱諸處河南十餘州縣被其災于是天子為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顧此未足以當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乃者徐揚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泊湧淵渾之水東之一堤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於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顧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灣

淡河之折已得河渠書之神妙矣

館課標奇

卷八

七二

富春堂

學問談博故言辭悉到揮霍河計若燭照而措數老成練達之言也

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為河激縮而灌鳳泗益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金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憐而難為計矣遂者建言之臣為國家出萬不汙已之畫歆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此亦軫慮極思而一勞暫費之必不可已者也請參以治河諸策而試言其便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漕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下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既

曰議大有  
禘子徐注  
之間當計  
者慎無以  
為長談而  
忽之也

道之害惟  
世其性此

錯認標奇

以就下立  
論實對証  
之藥卓見  
穎發時時  
獨留

濟宜可以既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斯于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者也此其故豈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水慮勢急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鬻急之患即欲議遠堤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即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今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即不復故道非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

八卷

十三

富春堂

安流之利也古今言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鉄線一帶地皆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于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日桃源三義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猶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爭非鑿空而可據者亦莫便于此且其地皆斥莽不耕無民居土田則有利而無害者亦宜莫便于此而或者以為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必獲其利况利獲則費可支害遺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曰然則故道

四策一行  
三害即可  
免防河者  
計無出此  
莫眾試之  
紛紛何

復遂可百年無害乎曰不敢必也陳平江時豈不  
藉其利今且奪而害也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  
要之故道復而時脩而所謂四策者則三惠可以  
無虞故道復而無以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  
願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  
善後之品非愚所能盡議者也

評 四策三惠抵掌而談鑿々矣第亦未見堅  
決之意若其文之蒼雅沉鬱當于漢疏中  
求之

持壽出世  
三學何  
策一什

頁五  
無其效  
變之效  
議其師  
野庭何

防河議

徐彥登

惟我

國家重漕河之議蓋一以護

祖陵二以通運道一以存淮徐數百萬之生靈亦

非細故矣通者河患未平議者得失相半竊計

何等識見何等力量

國家萬年之策端係于此是烏可無石畫也愚按

黃河自西而東合西夷寧夏北狄諸境之水繞崑

崙之南九折而入中國蓋六千七百里而還自高

而下勢若建瓴通雍而涇渭諸水合道冀而汾潞

諸水合道豫而伊洛諸水合令于淮而入海其流

詒課標奇

八卷

十五

富春堂

詞源辨博筆勢縱橫悉從探計中來無一勦說經世之文也

愈遠故合愈多加以夏秋淫潦其合益多其流益  
猛迅而不可制豈束隘之力所能收者哉故其所  
經必嚙擊而潰漲積而塞者勢使然也然自砥柱  
而上山麓相聯岬石峭立大可盤束不能為患自  
砥柱而下地平土既易以衝決故以一淮而受黃  
河之全是二瀆而為一患安得而不甚哉頃歲崔  
鎮被災廟謨獨斷特假督府重權予司農金錢八  
十萬隄自豐沛而南介儀而北延袤千里兩河之  
民稍得休息然草灣之役司空蒙上賞曾不踰年  
咎者四起則又所當長慮者也蓋今之河患經河

水道利病  
如目擊者  
豈有意天  
下而身歷  
之者耶

南淮徐而淮徐之患最急而大何以明其然也往  
者徐州之洪原有盤渦故水勢湍急今淤塞無洪  
者河身高也河身既高行河隄者幾與城上人等  
水漲則以隄為衛水落則泥留故今徐印以下隄  
高干地一大餘二三夏秋水漲不沒隄者亦二三  
尺耳故昔黃淮合流今黃強淮弱一啓通灣天妃  
諸閘則黃水直搗淮河而溢于高寶之間四百萬  
漕糧之喉咽深為可慮淮水若退而漫于泗州則  
漸迫祖陵尤非小害且清河向南冲四折而出海  
其一直抵淮口其二趨王公隄其三趨西隄其四

能課標奇

八卷

七六

高春堂

若擬詳斥  
詞鋒銳利  
非尋常白  
字爭奇者

趨范家口萬一衝決豈惟運道多虞而淮安高寶  
鹽興數百萬之生靈直魚鱉之耳故河之憂常在  
徐假令徐可無憂則虞其轉而危厥泗泗既定又  
虞其盤而危清濟清濟既定又虞其越而虞豐沛  
即幸底定俱勿割則又虞其畔而不南重為運道  
危故我

國家于漕河一事欲盡除其害獨資其利難之唯  
者也試就其利多害少者權之有議重開草灣者  
有議開月河板閘者有議落崔鎮三坦者有議開  
支河于大河口接草灣者有議復老黃河故道者

愚三復禹之莫若開老河為上開支河次之然議者紛紜又謂奪新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于已滅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也獨不見孫家渡之役耶不知非常之見尋常者擊之黃河故道由桃源三人鎮徑陸葉家冲而合淮乃在清河縣之北武宗南巡時稍用泥土填之今河形故在實為平江伯舊河一開之水無不歸之理不然黃河運道僅隔一隅能保其萬無事乎或者又以不貲為病不知徐淮之間長堤遠護甃以堅石捲帚護堤又歲糜幾萬也又不然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瓦子

此說深切  
時政後段

區畫更竟  
委曲精造

繪課標奇

八卷

七七

富春堂

灘以接草灣出顏家河則止不冲入清江關是為得計然但可免清江之決萬一可從通濟天妃諸關一恣憑凌則泗中皆巨浸矣故權于今時之宜求為經久之計則二議之內泰酌短長若夫開月河以避之不能保徐家湖之不決挑草灣以分之不能保西江關之無恙也豈得為長計乎惟在廟堂泰酌而力行之耳若謂求目前補偏救弊之說則當事諸臣已殫精竭力河堤之上者矣又何議哉

評 歷數黃河故道而欲開款塞一一中竅辭

尤蒼勁雄麗不讓西京矣傑作

防河議尾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十八

練兵議

吳道南

今天下忠謀智計之士慷慨而談議曰國家大事在備虜備虜之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而其備莫急於練兵蓋仁人能言之矣然自嘉靖庚戌虜犯畿甸二十年間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下之所以陳力紆馭者既殫九州之賦入以供邊矣而兵終不可精此其故安在哉患在議論紛紜人自為見即有必然之畫亦無從而信也請言必然之畫今夫平沙曠野馳突介數萬之衆馳突無前者此非虜中之長枝士大夫之所習聞者乎乘墻守

浮說之勝  
入國如此

館謀標音

八卷

七九

富春堂

障星分瓦裂數丈一兵數里一埃虜攻文際即數千里之守盡屬無用此非疲邊之習然亦士大夫之所熟諳者乎當是時也非痛革積衰之習作新戰士之氣則兵不可練雖練不成即今秋防甫畢春防繼之其間無頃刻之隙以治其部伍擊刺之具則其勢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外而司計部者聞之必將惘然曰每歲國課不滿四百萬而餉邊者三百餘萬有奇上供食祿當百餘萬有奇即開納逋贖補奏且不給柰何復以募兵為則持國論者其勢又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內是故今日邊

兵將財為  
備虜之要  
發以抽卒  
先聲設當



今不詳已  
之計

境之患。非獨無將亦無兵。非獨無兵亦無財。非獨  
不練兵。即練亦不可用。何者。練兵之効難以逆知。  
而養兵之費已無術可處。則不若抽數枚之現卒。  
耀訓武之先聲。財不加益。兵無後患。猶足以揚天  
威而戒不虞也。臣覩宋事。大有類於今者。開寶間。  
邊費止三十七萬。自慶曆西師之後。漸增至二百  
四十萬。仁宗全盛之時。又數十年。無以為筭矣。則  
夫惜慶曆之良時。弭靖康之隱患。不曠然振發。與  
諸邊更始。又安能定必然之畫哉。臣謂今日練兵  
之策有三。其實則一而已。一曰定廟謨。以通內外  
之情。二曰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三曰破格。律以  
新智勇之氣。方今

前課標

八卷

八十

富春堂

主上神武天縱志在安攘。召一二文武大吏。練兵  
薊鎮。任其從長計處。可謂通內外之情矣。而內外  
猶若未同者。臣故要論曰。練兵之規模未嘗定也。  
如前所謂備虜上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必平  
時訓練。乃可決戰。必於春秋擺邊之外。自為一軍。  
三年而問其功。而少者又不足用。必具數萬之師。  
而後可不然不效。若曷者。豈其迂也。竊意  
主上必當召股肱大臣。指掌而深謀之。如前之策。

廟謨而後  
固事成列  
府兵隸三  
若轉調過  
旋為一時  
重且丞冊  
故以三者  
而歸之一

似不可已即一歲百萬之費在

主上一轉移無難處者不然數尺之情不足以  
支數萬之虜不待智者而知一旦緩急不知各鎮  
之標兵京師之營兵果可得而恃耶故具本末洞  
利弊知緩急識轉移君臣一輔將相一符兵糧一  
律謨議一機了然而無疑者此所謂廟謨之當早  
定者也規模定矣然後可議節財議任人古之帝  
王如漢文帝唐太宗躬自節儉屏除嗜玩履儉德  
以先天下豈好為匹夫之節哉凡以募兵振旅以  
弭卒然之患者也臣聞即位以來內府之金亦已

節課標奇

八卷

八一

富春堂

城內帑以  
激詞危  
激詞危

克溢大異先朝自今以後宜為之藉使計臣勉之  
曰吾以此供邊必期十年之積以建萬世之安則  
邊境之事唯上之所款為而無不可何者唯財可  
以奔走而生死之也不然有節財之名無供邊之  
實尺寸而惜之尋丈而耗之緩急又將安恃耶至  
於邊三百餘萬之費尤宜出自

明旨嚴覈而深稽之苟其老弱不堪也則制府大  
臣當一切汰之而無疑何者彼既老且弱又安能  
翬然而生變也若夫將領漁尅之奸勢要役占之  
弊各將官標兵私兵之費送迎遺賂之習宜一切

將領漁鮒  
數行洞折  
武弁之敵

除之而不疑其遠近。衛所輪番怯弱不堪之兵。軍遣回原衛收其班直。以待強壯之用。夫如是。則三百萬之費。必有數十萬可省。而數萬之新軍。亦可贍其半。所謂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者。此也。昔者漢武帝當冒頓強大。漢事積衰之候。毅然作新之注。目指顧無非。將材奴隸。可將囚降。可將矧。今天下而無人哉。宜破格不次懸。

明旨以待天下之智勇。示以上意。所在九九以上。皆得自效。合天下之勇力。以選其鋒。合天下之智計。以佐其籌。采實不采名。在精不在多。行伍之間。

節深標奇

八卷

八二

富春堂

深謀所以  
卸重惟  
懼之訟有  
味乎其言  
之也

苟得殊勇絕技者。千人馬。惟帷之內。苟得深謀練達者。數十人馬。則九軍之衆。可鼓舞而前矣。至於將官臨敵。例不敢以尺伍戰也。必募兵丁壯衛而先之。曰。令甲所不許也。今勅以旗牌曰。不用命者。斬。曰。必以軍法從事。至於兩軍交接之際。乃獨不許其損一卒。執今宜明析律意。以示諸將。使虜入吾地。必以兵戰。逗遛遮飾。習故態。若斬則行伍之士。亦知其勢之必至於戰。而將之威令可行矣。所謂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若是也。竊念方今練兵之策。必定廟謨。必積財用。必破格律。然後實效可。

防邊議

傳新德

儒夫于得善調也

夫自醜虜效誠。邊圉寧謐。蓋數年於此矣。愚則以為制虜之得計。無過今日。而慮虜之當深。亦無過今日者也。何也。前代於虜。僅僅稱兄弟國耳。歲出子女金帛。動至數百萬。以冀彼旦夕無蹂躪我內地。而猶不能免。今則使之帖首下膝。以受封爵。不為講敘禮也。彼以馬入我。以貫出。其他賜予。雖百出。猶視戢守之費。十饒四五焉。不為傾內藏也。故曰。制虜之得計。無過今日也。雖然。猛獸弭尾而不齧。非化而馴也。秦養之內食。就吾之圍檻而已。且

館課標奇

八卷

八四

富春堂

思深執患不在外而在內顧今策遠者左此而謹制彼何擇于

逸而四出其害。且倍於在山。何者。彼其有備。此不意也。幸今奄菴耄而待死。黃台吉且聞亦疾廢矣。而吾之邊政方脩。無有缺失。猶可晨夕不為計。即不幸而彼有雄驍者出。我能知其志止。此邪。即志不止。此我能制其死命。耶。則我吏士又曰。狎昵之。而彼又熟知吾之內地乎。故曰。慮虜之當深。亦無過今日者也。然此猶非愚之所患也。愚所患者。國家恃貢市為羈縻之長策。而不肯大為經畧。控制之圖。邊臣疆吏則微幸目前無事。以得代去。而不肯為戢守之深計。天下豪傑跣跣之士。見邊鄙

章法階行  
歸公子之  
微

之稍寧。文法之藪密也。則雖有奇謀石畫。且畏多  
事之議。而不敢上。陳日復一日。時復一時。使彼益  
習於吾之要。害虛實。而有方。且馭以委。罪擇利之  
良。應以狎昵。情驕之卒。則愚之所大患也。故愚嘗  
國家深思極計。而得待虜之策。四制虜之策。三皆  
昔人已驗之術。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謹條其  
事如左。一曰儲將材。以需任。使其法在使天下郡  
邑。訪求異能。奇力之士。時貢一二人。聚之邊營。而  
閱試之。而不拘拘於武舉之選。又令銓部簡別文  
武具備之才。處之邊。而優其任。或歲隨一。二大臣

詔課標奇

八卷

一八五

富春堂

二兵之論  
創由獨造  
而談事亦  
悉

臨邊以熟其要害。而老其經。畫擇其尤。練達者而  
紀錄待用焉。則內皆謀臣。而外皆果毅。此策之寂  
急者也。二曰嚴簡。練以肅軍威。其法在漸減其疲  
弱。辱廢之徒。以省兵費。其稍壯。則惟使之供芻牧  
任推輓。而不責之以屯守攻戰之用。名曰役兵。食  
之減十之二。為其精悍。驍毅者。則別處而郡教之  
或課其力。力有格。或角其技。技有程。月而教之。其  
力異而技加進者。則其等名曰戰兵。食之驍十之  
一。為而沿邊土著之民。亦以此法稍練之。給之器  
械。而立之堡。堡名曰民兵。不給之食。而復其身。而

四衆待虜  
確無遺矣  
公非不行  
之而未育  
者如此切當

館謀標奇

卷八

八

富春堂

諸凡客兵之調遣。以次罷去。則遲遲數年。邊鄙即為精兵。可以坐弭。外侮矣。三曰廣儲蓄。以足財用。其法在理屯田之舊。疏行鹽之法。而儲往年軍興調發之用。今以無事而減者。悉聚而集之。不使他費。而沿邊郡邑。之以拜辭入粟。與夫罪人之贖錢。悉今上之募。府近者。以穀粟。遠者。以金銀。持遣。藩臬。或部使者。一人。以稽其出入焉。蓋財者。三軍之司命。非可以倉卒支吾而給者也。四曰據形勢。以便控制。其法。等在諸小屯之非要害者。而大其要害者。俾多可用千人。下亦數百人。而使之聲勢相連。奔赴相及。設一屯有急。前後左右各分兵之半。以應之。不則與夫失屯者。同罪。則虜至。可以挫其鋒。虜過。可以衝其腋。其視多為壑堡而待委之。以餌賊者。勢相百矣。凡此數者。皆虜未至而待之之策。法之所謂先為不可勝者也。愚則言之而不詳。然而不可易也。若夫及今制虜之畧。愚欲小言之。則人以為愧大言之。則人以為廷愚。請畧言之。亦曰杜請乞之。漸精。間諜之。謀。樹檣。貳之。黨而已矣。夫戒之所恃。以羈縻虜酋者。以利也。柰何於其請乞而杜之。愚則以為虜惟羸疾厭兵。而無遠志。故

議論似賈  
洛陽

虞度虜情  
元為戰要

其所乞止此耳。設後有梟桀之酋出焉，其所欲必漸賒而所乞必廣。或且要我，以必不可從之請與之，則無以給之，不與則彼且因以稱怨，竊意他日之構邊釁者，必此請乞也。故愚必云杜之者非杜其請乞之事，而杜其所以請乞之心也。其要使總督大臣密察彼之所深忌於我者，何事我之所可得志於彼者，何事如其所乞常止此，固無惜銖兩之費以啖之，或其所乞漸廣，吾亦直言與之，而惟要之以彼所深忌則彼既無所怨而吾實可以節其無涯之求。昔宋趙元昊請粟百萬於京師，王文

館課標奇

卷八

八七

富春堂

欲得虜情  
為最意深  
處

正要以自取而遂止用斯術也。此愚所謂杜請乞之漸者也。夫虜情詭狡至難測也。今諸邊所用捉生伏路與夫哨探之徒，非不衆矣。愚則以為此輩能得虜之形而不能得虜之情。且往者吾與虜為水火，彼此猜防甚密，間猶難入也。今日月貢市踵接猜防疑，稍撤矣。宜聽邊臣得擇忠實標捷之士而陰厚之多，與之賞使自交於彼中之豪傑，又於貢市之際陰察彼中之豪傑，知內向者間厚撫之，使內為吾之耳目，如此得數十人，則彼醜之順逆動止，可使纖悉具見，而預為備。昔魏無忌以食

制虜三策  
俱越常議

客而知趙王之獵。昔劉謝以朱序而知符堅之寇。用斯術也。此愚所謂精間諜之謀者也。夫虜衆合則強。離則弱。自古已然。且彼非有君臣之義。相維繫也。強者為主。而已。今奄吞黃台吉。幸旦夕且死。其衆必有裒捍。驚桀擁衆自強者。莫若預察而陰撫之。使彼常效順而無二也。吾固無用激其成。釁一。旦有異。吾因以披其腹心。而離其黨。與或以權助成其勢。而遂分之。立之。內相猜忌。而自戩之不暇。昔漢以兵外助烏孫。呼韓。遂立五單于。而匈奴頓弱。用斯術也。愚所謂樹樁二之黨者也。夫行

館課標首

卷八

八八

富春堂

前四者。則虜無以伺吾之隙。譬之懼猛。敵者高其牆垣深。其次竇而奔突。可無虞也。行後三者。則吾有以制虜之命。譬之匣猛獸者。左列戈矛。右羅網穿。馴則以肉食時養之。一或奔突而祇以速斃也。然此皆定筭於今日。而待變於數十年之後。非能破中庸之論。決拘攣之見。不僥於因循之議者。鮮不以為迂妄而難行。况乃出於書生之口乎。雖然無盜而懼。或突以為狂盜入。而索兵仗焉。則無及已。斯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則誠愚所大患也。評策邊事不失尺寸。而待制七議直經濟實才。



不獨以文章名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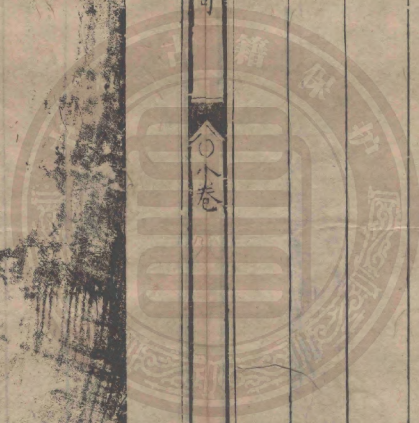
林堯俞

夫冠蓋之志自以有之維唐虞禹太  
不必天下無不軌之民亦就說所  
夫取大取婦係一錢而氣之取取胎  
之盜而為守焉則必掛賊賊固而  
何者所利雖

紹深標奇

卷八

八九



以中庸之論夫治學之見不徒於因循文  
不以為迂妄而難行足乃出於書生之口乎  
益而備文或大以存其益入而察其伏焉  
已斯言雖小可以命大此則說意而大也  
不獨以文章名世也

弭盜議

林堯俞

馮人情殆  
畫

夫寇盜之患自古有之。雖唐虞垂衣成康刑厝而不必天下無不軌之民。亦兢兢所以弭之而已。今夫販夫販婦得一錢而藏之家。欲怯筐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鑰。何者。所利雖小而弭盜之心一也。然人之情往往事至而虞時去。而置平居安然無盜。漫視委蛇。恬不為意。一旦有警。輒恍惚失事。其能者不過事鉤鉅條保甲。以連坐追捕為賢。而不知夫斧錢刀墨之民。日多而憑山聚藪之盜。日衆。譬之弓弩畢戈設而鳥不滅。

館課標奇

八卷

九十

富春堂

弭盜不在  
威戾而在  
實仁此豈  
確論

人

所以為弭  
盜計直洞  
徹弊實

於林綸竿釣餌投而魚不竭。于淵何者。釣射之術未足盡也。故秦之法雖多如秋荼密如疑脂而盜不止。漢之吏雖搏如猛虎擊如鷲鷹而盜不止。不然晉之苦盜也。得一卻雍足矣。察人眉睫之間而莫能禁。卒用隨會為政而群盜奔秦。烏此曷故。法今滋章盜賊多有非虛語也。是在良有司加之意耳。嘗謂盜有二。中國之盜有四夷之盜。夷非盜也。而吾中國之民助之者。即盜也。是天下之為盜者。悉吾民也。方今江湖藿藿之間。草竊劫掠。白晝剽人而奪之。金亡論已。即如近者。狴犴肆螫。島夷

錯論情事  
撥論古今  
孟得史氏  
法

棄開大半中國之民假借為奸今雖駢首就戮剪  
雖而芟夷之而頻年水旱惡聲嗷嗷誠恐蔓草復  
生終為禍害東南之民未得安枕而卧也夫此操  
弓挾矢者其初固亦農市人也彼其一且亡命其  
心不道走死地如驚者豈其好生果與人殊哉歎  
窮則嚙鳥窮則啄人窮而奸宄生焉勢迫於無聊  
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縉紳之徒出連城守  
沒於貨賄以焚生者猶比比而是何以責此無知  
氓也今有司不能以大道弭於先而徒以刑戮禁  
於後祇見夫民之淪亡莫之救以死也龔遂之治

儲謀標奇

八卷

九一

富春堂

經畫得宜  
殊非漫語

渤海也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幸毋以文  
法拘之至之日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柰何  
帶牛佩犢乎空使弄兵赤子怙然於潢池中至今  
為循良首今大江以南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  
不厭糟糠加之饑饉相仍賦役重數其去而之盜  
不難也限田之法今雖不能舉行亦且定都鄙比  
什伍有可耕之地而有可耕之民者量給以牛種  
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者量力以傭工復申  
之禁曰逋逃者罰游惰者罰而或時賑貸以賙郵  
之即不能盡饒濟用而高可免於饑之甚未有肯

舍此趨彼者也。其或不幸而已陷於盜者亦當出令以招徠之曰毋怙惡而早從我也。既從之後擇其渠魁一二戮之以持其心。諸餘撫之以恩示之以信人無智愚賢不肖其心一也。如是而操弓挾矢之民有不能反為農夫市人者哉。故楊子云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黠彭之流其初固亦椎埋掘塚者漢高一御之而攻城克敵奮勇先登卒斃項羽垓下輔成帝業用之則為臣不用則為虜是安可以盜目之而槩刑戮為也。且每觀夫唐虞三代之民鮮為盜者無

列三代以  
為左券

以教化為  
先此刑盜  
本務本之  
不置而倉  
室于應爰  
刑律以刑  
民是罔之  
而已矣

他故焉井其田而分之歲歛民之財不至什一用民之力不過三日猶求聖哲之士忠信之長以化誨之阜其財求而茂正其德使之有力者服田畝而有能者親庠序終身不見異物而遷焉盜奚由起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又曰既富方谷今衣食既足學校固有司之首務也昔西蜀一僻壤耳文翁至為設博士弟子員躬行教化以督率之迨今文學比鄒魯夫良民多則奸民少此盛則彼衰自然之勢也由斯以往雖古帝王教養之化可垂拱而致矧區區狙盜之足云謹議

評 珥盜一事耳論暨教代之有無而籌時務尤  
確誠哉經世之譚也其中開闔變幻莫可端  
伏所謂課虛無以責有非耶

便有議論

保甲議

喬胤

諸練

保甲之為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保甲之所由行也。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安石行之而不善。則故何居周之法。夷易易遵。而安石之法。頗苛而民不便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笑。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三丁取一。民煩籍病矣。閭師黨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巡檢指揮使。諸官率黃緣為奸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

諸梁標奇

八卷

九四

若大筆力不與脫腕筆者互稱自肩

之難也。非法弊也。以人弊法。故法難行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顯云法過弊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槩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程其利害而論之。自兵民既分。武備日弛。卒有崔符之警。有司之徵詞不及。直束手斃耳。誠能聯戶為甲。聯甲為保。束以長正。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庶幾以佐縣官之急。是編氓足任干戈。而金湯屹于田野也。此強兵之利也。覺察既嚴。人知自重。雖有作奸犯科之徒。椎埋亡命之黨。欲替踪匿跡。出沒驛騷。而十家之衆。必相糾舉。城社既消。陰謀

數對詳明可與議法者

自甞此。彈奸之利也。世非晉廷盜賊滋有往往禦人白晝鳴鏑通都而里閭聞聞鄰弗救良為可嘆。此法行則一鄉之澳合為一家併心戮力如臂使指非有跣躄權暴之資孰敢睥睨于其間者此禁盜之利也。萃澳合離人有統率平居無事則相與講明

國家之約束而遵之戶聽於長長聽於正正聽于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導善消辟其端在此此王俗之利也。乃其所為害者又在四利之中矣調保丁以為役科丁賦以充需胥徒踵至雞犬不寧是

館課標奇

八卷

九五

富春堂

與利陳害  
深識時務  
而華瞻又  
不足言矣

本強兵而反緣兵擾也。閭右之豪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其人即正與長也。即有所藏匿民懼見整敢誰何乎是本弭盜而反為奸藪也。鄉都之地廬烟星落守法甚難中盜失救吏奉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沉匿不敢告矣是本禁盜反藉盜資也。若長若正既有名目因而作威恫喝齊民若大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導俗橫也為害若此為利害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為法一也胡周行之睹其利未觀其害也又胡安石行之睹其害未睹其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已故欲行

有事端等  
語非先天  
下之憂者  
不能吾當  
為歛衽焉

慨慷為尋  
縱橫為爽

館課標奇

〇八卷

九六

富春堂

保甲莫若省事端。事端省則法皆畫一而民易守。笑歎省事端。莫若擇長正長正慎則倡率得宜而人胥服矣。歎擇長正莫若重守令守令賢則所任使皆賢而豪右歛手矣。此之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觀其利矣。烏觀其害也。嗟夫法之救久矣。固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強者。無論保甲今天下衛所有兵郡縣有兵此其人皆占籍行間日受粟給錢于公家而駝駝脆弱緩急不可恃相與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為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為用乃歎以歲月之間責田野耒耜之夫操凶器而衛鄉黨保閭舍又歎漸驅焉。

國家效一旦之命此王安石之所為迂而司馬光諸人所為痛哭而力爭者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評保甲之設即古者兵農合一之意耳安石

行而失其意篇中利害洞若觀火灑灑陳之西漢在手矣如所謂長正者皆鄉里豪

右有力者充之不則頑詬無悛者也安得

不緣法作奸擇正長擇有司二語直中膏肓之藥



今之時務

屯田益法

最急亦最

難夫是作

揭確今古

物中昔竅

真至有用

文章

一鎮田至一萬一千三百餘頃兩浙二千三百餘  
頃兩京衛所山陝諸省尤極備焉視漢之數郡唐  
之數路宋之九百九十二所固不啻倍蓰之矣而  
所為監法者又以開中之權攬灌輸之利邊無踊  
貴之粟屯得貿易之資雖斗粟一錢國家無所利  
之而大司農之金錢固已舒矣自屯改漸廢商人  
困于飛輓于是輸金之議起焉夫輸之太倉固以  
散之諸邊而其如粟之騰貴數倍何此也儲之所  
以匱也是屯田又監法之所待以興者也故議法  
者也田為急監法次之餘者次第舉矣大凡法之

附錄標音

卷八

九

富春堂

立也或亂于辨言或徇于小利或鬻于奸欺或弛  
于愉快未有久而不變者也然而揆利病之源較  
損益之數酌交通之宜祛偏重之累亦未有弊而  
不可復者也蓋屯田之弊先正論之詳矣功臣貴  
戚之請乞豪右強暴之兼并也屯之藉或過半焉  
故有終歲倍納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推之內地  
大畧然矣加以田未成熟遽責科稅勸課無方校  
勘鮮矣收貯者沒于侵移荒棄者鞠為草莽此又  
屯田之所以大壞極敝也夫兼并之家從來滋久  
即一旦驟而奪之倘不無騷動之虞意外之變乎

按事而談

此可以規

此可以規

此可以規

此可以規

此可以規

屯田鹽法議

劉曰寧

與古中有  
善辭縱意  
所知不可  
振振

非老于世  
故熟于經  
畫者不能  
為此豈  
之論

考掘精核  
鉅鑄萬古  
真璧合球  
連霞蒸星  
燦大有出  
于尋常萬  
萬

錯綜變幻  
神奕奕奕  
巧與核維  
偉直述古  
休

今天下之勢民貧而不足以給上財。詘而不足以  
卸。下雖有善為議者。固不能兩利而兼濟之也。雖  
然。猶之天下也。孝文以新國富。孝武以富國貧。所  
由來槩可見矣。故足國之術。莫若節財。是在

聖天子酌而斷之。設誠而行之。毋庸議為矣。凡所  
為議者。欲以利民也。惟專于利民以議法。而後可  
以去苟且之政。規長久之畜。而法始淨。以不弊于  
天下。方今之議。莫急于屯田鹽法。就兩者權之。今  
之鹽法。雖不逮往昔。其課額固有盈無虧也。屯田

者。獨空名存耳。地有餘利。而不為財。民有餘力。而  
不為農。則天下之穀。無由豐矣。邊腹之儲。不足以  
自給。而仰于東南。東南之產。過半于轉輸。而民鮮  
積貯。如是而因之。以饑饉乘之。以事變則坐而待  
竭矣。是屯田之弊。尤甚于鹽法。而其害猶有大焉  
者也。且夫屯田。非古也。其說自輪臺之治。昉鹽法  
非古也。其事自敬仲之策。昉秦漢以來。利之非一  
代理之非一人也。至我朝而其法益詳。其用亦益  
博。嘗考國初屯田之法。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曹。細  
糧子粒。則司于戶部。後復專設風憲。以董之。遼東

默陳則頌  
陸濡毫矜  
錄則龍賈  
抽思故思  
神品

節課標奇

八卷

九九

富春堂

通瑾之事可殷鑒也愚以為天下之地不為耒耜之所刺者衆矣兩淮之間沮洳蘆葦鄧艾之所營也荆襄唐鄧利薰水陸羊祜杜預之所溉也雲州代北迄于受降韓重華之所田也京東頻海之區荆益山澤之交不食之地往日而有雖無事清丈舊額而固已足于此矣宜任大臣有心計者綜而理之使自擇屬循行相度立之經界編之籍伍量羨帑藏以助經始數年之後十而稅一比于編戶焉其所以行之者則委任賢良假以便宜所用者非坐食之兵則游惰之衆毋遷民業毋戾土宜可

名官實錄

水耕者鑿渠立堰南人受之可陸種者分疆立界北人受之其鄰于羨虜者設立亭障間鑿溝塹為烽燧以瞭望之出游卒以巡哨之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內省輓輸外壯備禦一法立而數利興者也夫交蒿萊之藪為禾黍之場所獲多矣民得厚利而供薄稅積貯豐矣有無足以相通而災患足以相卹即歲豐歉不可知要不至仰屋宵旰如今日之甚也于斯時也然後整齊鹽法一復

國初輸粟之舊而殺其直焉首以實地度次以實畿輔又次則山陝齊魯河濟之間隨地而輸之粟

亡吞左國  
顏頤遷馬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粟雖其賤猶時贏之儲雖甚豐猶時益之市糴以聚之社倉以平之期于凶荒足以為九年之備而軍旅足以供數十萬之衆所謂有道之國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害顧向至以天下之富區區恃一東南為也至于革占富之習杜越支之端所以通商也餘鹽之帶中工本之優給所以卸灶也清其弊源塞其倖實是在奉法之臣加意而已矣夫屯營之田官田也科之而以什一之則或見謂鮮功鹽課之入鉅利也縮之以就粟豆之便或見謂厚亡此議之難也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為天下之人理天下之財宁欲擅之以為利者况廟堂之上稍崇儉抑即江腐之盈可幾而賜租之令可舉矧入利之一二孔乎故惟專于利民以議法而法始不弊于天下此篤論也愚又聞之議法非難行法為難是故偏詞易售也群言易眩也獨見易撓也近害易怯也深文易繫也虛聲易玩也倡議未幾廢格旋踵掣肘之患難言之矣不務力于所以行法而徒曰議之議雖善何益也哉

鹽課標奇

八采

一百

富春堂

慷慨之談  
精練之見  
甚多有謂  
國計可謂  
長蘆却顧  
者矣

評也田併於毫右鹽法壞于奸民兩者不勝

散矣篇中以屯田為鹽法所待以興固自

確論第鹽政敝孔百出而錯舉通商恤政  
之說亦姑揭大綱云耳豈其有所顧忌而  
難言之耶

也田鹽法尾

館課標青

八夫

百一



上頁百讀

也獨見易材也近言易也

也相議未幾麻格旅

力于

之說

鹽論

